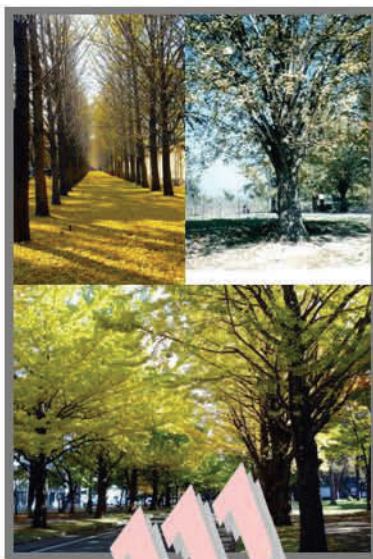


#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九年四月第一百十一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 2009*



-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⑤
- 里爾克《新詩集》選譯
- 關於21世紀文學本體問題的討論



# 目錄

## No.111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 詩創作

鄭玲	斯人難得	1
潘洗塵	我為什麼對這黑夜情有獨鍾	2
向明	近作一束	3
莫云	迴／融	3
秋原	銀杏的故事	4
林明理	讀月 四首	5
逸雲	一臉林黛玉 四首	6
陳國正	愛情七帖	6
遠方	尾巴	7
黃奇峰	月亮	7
資中華	悲憫的文字／寫給風中秋葉	7
杜風人	騎日月	8
古松	一樣的法思	8
于中	股市；股票	8
謝青	蕭索的北國／立秋	9
蔡克霖	巧克力柏林牆	9
張耳	動畫山水	9
冬夢	荷池偶見點水蜻蜓	10
彭國全	金魚／保鮮	10
輕鳴	噴發／望夫石／年華／月亮	10
北塔	火神舞	11
包苞	沿江而下④	11
陳葆珍	紐約街頭	11
嚴力	永遠饑餓／還給我之二	18
李斐	小像	18
毋二賓	獻給我們／河流！河流！	18
伊沙	無題 14／15／17	19
施漢威	莫回頭	19
星子	父親的家譜圖	19
桑克	天主堂村／郊外	20
步鶴	了不起的幸福	20
沈學印	對一場雪的寄託	20
陳銘華	大蒜	21
張莖	秀陶失蹤	封底裡

###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④

極光詩刊	12
七年原點詩刊	14
行吟詩人詩刊	16

### 譯詩

張索時	里爾克《新詩集》選譯	21
陳殿興	普希金詩四首	22
武慶雲	埃米莉·狄金森的兩首詩	23

### 評介

武慶雲	情人節與美國女詩人埃米莉·狄金森	24
向明	詩刊 vs. 衛生紙	24
明迪	臧棣詩中的和絃色彩	25
非馬	做為一棵樹生長	27
陳亞平	關於21世紀文學本體的討論	28
劉耀中	美國自白派詩人保羅·齊默	32

###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銀杏樹剪影

###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 主編：

陳銘華

###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黃奇峰 (洛杉磯)  
 杜風人 (紐約)  
 陳耀祖 (越南)  
 方明 (法國)  
 西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京)  
 陳恆行 (維州)  
 塞遙 (紐約)  
 朱彥潤 (加州)  
 資中華 (廣東)  
 謝勳 (三藩市)  
 包苞 (甘肅)  
 王克難 (爾灣)  
 蘇寶鴻 (阿市)  
 林明理 (高雄)  
 格丘山 (北卡)

## ■鄭玲

# 斯人難得

——詩人企業家潘洗塵而作

1.  
如此悠悠長夏 我的暮年心事  
為何不去細認前朝風月  
卻留連在一本詩集裏  
小孫女問我：是不是南極東方湖的神秘  
迷住了你？  
不 與冰雪無關 與傳奇無關  
我忍不住要讀下去的  
是一個靈魂閃射著火花的故事  
這個少年 十六歲之前沒有吃過雞蛋  
他必需拿雞蛋當貨幣去換作業本  
他畫一隻風箏去問藍天：  
難道貧窮就是上帝塑造的全部人生？
2.  
大學的校園總是和遠方相連  
剛唱罷桃李芬芳又要去呼喚尋夢的船  
我沒有邪靈的透視力  
不知道松花江追著他孤單的背影  
是怎樣又擔憂又祝福的  
我只恍惚看到 他揀進行囊的  
是一襲白衣 一袋乾糧 一卷詩章  
至於那看不見的珍藏呢  
許是他期望到達而從未到達的地方
3.  
當他蘊涵英氣的眉宇  
與外面的世界迎面正視  
他感覺自己是個遲到者  
但他不做匆匆的過客  
如沉默的水手 把他的錨  
落在這名城的港口  
  
在巨大的人生競技場上  
他笑看鬥牛士揚起虛幻的披風

他認得自己 拒絕在五光十色中遊移  
他一心生活在生活裏面  
一往情深地擁抱現實  
然而 沸騰的現實時而能量失控  
衝撞著 擠壓著 使人寸步難行  
泥石流滾滾而下 甚至要將他裹挾  
幸虧他文弱的外表裏面  
有幾根粗壯的神經  
他才抓住了世界的邊緣  
  
都市的奇跡 多半不出自豪華屋  
詩和速食麵使他日益成熟  
無需假借別人的甲冑  
他打敗了自身的兩個敵人  
——堂而皇之的物慾  
竊竊私語的恐懼  
都現出怪獸的原形  
從閣樓的天窗遁逃了  
自審自勉 給了他神聖的清醒  
  
目光遠矚的青年才俊朝他的人格走來  
一杯清茶 海闊天空  
這不僅僅是性情中人的“投緣”  
更是仁愛精神遇到理解時的相知  
桃花潭水深千尺的最深處  
有一種壯懷激烈的友誼  
促使他夢想光榮的事業  
  
機遇女神注視著他  
權衡著他的氣質與才華  
斷定他不是哪一種金屬而是合金  
對於這種人 不需要交給創業的  
金鑰匙  
便從荒榛蔓草中  
指給一條可以開拓的路  
讓他自己去披荊斬棘！- 4.  
成功的背景是滄桑  
奔波、風險和驟然襲來的事變

也曾使他困惑和絕望  
但是 男兒淚 瞬間凝為石頭  
剛興建的企業是他的土地  
無論生死 都必須守在自己的土地上  
  
定力 獲得了秩序  
如今 他的黎明已成為  
確定性的燦爛光明  
他想要些什麼呢？  
“鷓鴣巢于深林 不過一枝  
一個人不需要太多 生存即是  
擁有”  
他不相信金錢能擴大一切  
他相信 詩 可以結合人類  
用取之有道的金錢去辦詩刊  
以詩去愛 這是他的夙願  
是他要為之奮鬥的江山  
  
夜中之夜 萬古愁 與誰同銷  
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煙 他在等待  
月出大海 繆斯如約而來  
繆斯語言簡潔 只深情地吩咐一句  
“使者 你快前去！”  
於是他像駱駝一樣跪下  
讓詩 給他裝上超負荷的重量  
接著站起來 朝著太陽走  
要走多遠 不曾設限  
他在行進中生息  
他滿足 他快樂！  
  
有人認為：這樣的志士  
應該被時代推為精英  
且慢 我們的世風嘉獎遠處的和  
死去的  
對活著的近旁的往往遲疑  
再說 他很低調  
深怕在別人的頌歌中迷失了自己  
倒不如學我們的先輩  
風清雲淡 喟然歎曰：  
斯人難得！

## ■ 潘洗塵

# 我為什麼對這黑夜情有獨鍾

### 我為什麼對這黑夜情有獨鍾

我對黑夜的喜愛 就像  
我對白色的依戀  
黑與白 就是我对這個世界  
最完整的描述

### 我常常在黑夜裏這樣想像

我常常在黑夜裏  
用想像種下一萬棵向日葵  
然後想像早晨  
一萬朵花在悄悄地開放

這一點 連老凡高生前也沒有做到  
至於他死後  
有沒有做到  
我只有到天堂時  
能好好地問問他了

### 我看到的黑夜 比任何人都多

因為總是徹夜失眠 所以  
我看到的黑夜 比任何人都多

有時 失眠是一種幸福  
在一個死寂的世界裏  
一個倖存者  
盡可以回憶 盡可以想像  
甚至可以發出貓的叫聲

有時 失眠又是一種智慧  
它可以讓你看清  
許多燈光與遠的東西  
白天向黑夜預約的真實  
黑夜向白天派發的虛偽

### 黑夜如墨 我卻看到了花的顏色

在這墨汁般  
密不留隙的黑夜  
我卻看到了花的顏色

耀眼的白 晶瑩的藍  
剔透如洗  
就在這墨汁般密不留隙的黑夜  
我看到了藍色和白色

洩於這無邊無際的黑夜  
也許  
最終我也會成為一粒  
黑暗與黑暗之間的鈕扣  
所幸還有花的白色和藍色  
撕開黑暗的裂縫

### 這黑夜真好

這黑夜真好 隔開了塵世的一切雜音 與雜念  
可以伸出毫無顧忌的手  
撫摸愛人的鼻息和體香  
這時 敵人們已沉沉睡去  
你蓄謀已久的計畫  
可以輕易地實施  
但是 這時你已毫無鬥志  
甚至分外柔善

這時 在你的眼裏  
睡夢中的愛人 正盛開的  
無比燦爛  
你每一次肆無忌憚或小心翼翼地親吻  
都是在親吻花朵  
而你的敵人此時也沉沉地睡著  
雖然猙獰 但睡去的敵人  
就等於已經死去

這黑夜真好  
可以懺悔 可以詛咒  
可以洗脫疲倦  
也可以逃離仇恨  
這黑夜真好 愛人在左  
天堂在右

### 今夜我已無法抵達天堂

看街燈在風中泯滅  
心底突然湧滿悲傷  
行囊在手 卻怎麼也找不到  
回家的路  
漆黑的夜 只有你喝過水的杯子  
還在為我照亮

黑夜裏天堂也會是黑色的嗎  
可今夜我已無法抵達天堂  
誰知道黑夜還有多長  
是不是來世也到處充滿絕望  
問未曾開過的花朵還會不會凋零  
是不是今生只要我還相信愛情  
瘡口就總會別來無恙

一滴清冷的淚水落下  
濺起滿天悲涼的月光

### 如果我的靈魂再高尚一點

如果我的靈魂再高尚一點  
我就不會在這寧靜的黑夜  
吝惜筆墨歌頌偉大的母親  
以及堅貞而純潔的愛情

如果我的靈魂再高尚一點  
我就不會在這骯髒的黑夜  
只是一味地憤世嫉俗虛張聲勢  
卻對身邊這觸目驚心的黑暗無動於衷

如果我的靈魂再高尚一點  
我就不會只是對身邊這觸目驚心的  
黑暗捶心頓足  
龜縮在書屋做一個書寫的鬥士  
不如做一名戰士  
以一己之力去把所有的罪惡鏟平

如果我的靈魂再高尚一點  
我就不會只想做一名剷除罪惡的戰士  
也許面對這比比皆是的邪惡我該  
雙手合什  
寬恕這些罪人吧  
也寬恕我

## ■向明

### 近作一束

#### 繪事

剖曰：筆不太聽話  
不意

芝蘭漫成一叢雜草

\* \*

或人說：忒謙了

\* \*

唇紅齒白的蓓蕾“啐”了一聲

蘭本謙謙君子

誰要漫成雜草

怕，也難

2009/1/13

#### 新現代主意

高鐵把時間縮短了

一盞茶的功夫就到台中

為我煮的咖啡仍熱氣騰騰

\* \*

直航把空間縮小了

早上到北京去探望老祖宗

下午還趕上赴約臺北的小情人

\* \*

網路把宇宙放大了

滑鼠把小嘴輕輕一舔，不是回到

宋代藏經閣就是登陸未知的冥王星

\* \*

苟活把眼界撐大了，無論

奈米級的酸八卦或惠我良多藏經

都會如歡喜佛以笑臉相迎

2009/1/26

#### 迦薩走廊

顯然

迦薩走廊的繁榮

是用

老人深鎖的愁眉

母親椎心的哭喊

兒童飛濺的血肉

堆砌起來的

\* \*

沒完沒了的仇恨

在那兒

一直最時鮮

2009/1/17

#### 遺憾

陽光沉默，不發聲

只用光熱，暖得人喊痛

\* \*

老牛沉默，不出聲

重蹄踏出，一步一腳印

\* \*

枯樹沉默，不啃聲

根鬚不朽，仍深探地心

\* \*

螻蛄沉默，沒聲音

專以小腳，量大地尺寸

\* \*

我人沉默，已死心

行兇有賞，行善無人問

2009/2/14

#### 午夜場

這是今天的午夜場

如果你們不嫌人多悶熱

就請將門全都關上

別讓魔術靈的雀鳥

飛出了劇院的高牆

\* \*

這是今天的午夜場

在你們這兒的臨別公演

別讓你的情緒失控

掌聲終究

會隨燈光暗淡

\* \*

這是今天的午夜場

## ■莫云

### 迴

無始無終

如乾坤運轉

月色苦戀陽光

寒暑你來我往

悲喜憂歡的輪迴裡

季節，總是重複開謝

放空——

不再追逐圓滿

任憑生命的軌道

一再回歸原點的循環

### 融

走過時空，相遇——

只因一段不滅的緣起

前進退讓，你推

我移，一步一步

調整急促的呼吸

一步一步

拉近彼此的距離

直到渾身磨擦的傷痕

都痊癒

直到不斷撞擊的靈魂

終究擁抱成

一團生命的共同體

2009年寄自台北

日報的消息來得很扯

若相信流的淚水都是真的

那你定已被騙

舞臺並非我的原鄉

2009/2/17

## ■秋原

# 銀杏的故事

在阿孟索公園裡，有一棵十米左右，小小的銀杏樹\*。它就在沿著公園的一條跑步小徑旁邊。在那麼多大大小小的樹木花草之間，也許很少人會留意這棵小小的銀杏，可是CP就不一樣。

有一個傍晚，我們一起在公園跑步，CP發現了這棵小小的銀杏，她停下來：“嗨！你知道這是什麼樹嗎？這就是銀杏！”她說，“你看，這白白的，挺直的樹幹、簡單的樹枝、柔軟的綠葉，乾乾淨淨，清清爽爽的，是不是很好看？”CP曾經告訴我她從前唸書的地方有很多銀杏。“到了秋天，銀杏的葉子變成金黃色，像楓樹一樣，很美。”她說，“我和同學都喜歡在樹下聊天……”（我想，十九敢情是男同學！）

CP很愛乾淨。每次要躺到她的床上，她都先要我將外衣褲脫掉。CP也喜歡簡單。有一次做愛的時候，我對她說：“我愛妳。”她沒有回答。後來她率直地說：“兩個人開心，就在一起，如果有一天覺得沒意思，就分開。愛，太複雜了。”

所以像銀杏、樺、松、冬青這些沒有烏黑粗糙的樹皮、沒有曲折繁複的枝椏與樹葉，“乾淨清爽”的樹木，CP就比較喜歡。噢！CP喜歡樹多於喜歡花。她說：“花太柔弱了，一下子就凋謝，爛掉！”不過

她也喜歡橘樹，“橘花要結橘子時會發出清爽的香味。”她說。她不喜歡玫瑰的香味，“太濃，太俗氣。”我跟她開玩笑說：“妳的外表像一朵小白花，內心卻是一棵濃密的大樹。”

我們經常在傍晚下班後到阿孟索公園跑步。走過那棵小銀杏時，我們都愛停下來看它一會。銀杏、CP、和我也這樣逐漸形成了一種約定，一種三位一體的交會。

至於我，我沒有像CP那樣喜歡銀杏。不過，小小的銀杏和嬌小白皙的CP倒蠻像的。同樣是“乾淨，清爽”。我喜歡公園澆水後草地清新的空氣、月色透過枝葉反映在蕩漾的池水上、禽鳥偶然的鳴叫以及附近隱約的人聲……其實，我更喜歡跟CP在一起。我喜歡她寶石般閃爍的眼神、喜歡她把微風吹到臉上的髮絲撥開的模樣、她跑步的呼吸、身上發出介於玫瑰與橘花之間的體香（這點我一直沒有告訴她）還有朦朧的燈光下我們並肩的影子……這些日常生活的事物給予我一種幸福而又不大真實的感覺。

有一個晚上，我做了個夢。我夢到和CP在公園裡跑步，經過那棵銀杏時，意外地發現樹不見了。我們驚愕地到處去找也找不到，後來連CP也不見了。公園裡一片漆黑，我竭力睜大眼睛，慌張地到處去找，可始終找不到CP和銀杏，直到我從夢中驚醒。

第二天，我打電話給CP要把夢告訴她（我們習慣彼此描述自己做的夢。）但是電話沒有接通。下午我再打了一次，仍然沒接通。下班後，我馬上趕到阿孟索公園，看見小小的銀杏安然無恙，可是沒有看到CP。我在樹下等她。我等了一個晚上，CP始終沒有出現。

第三天，我再打電話給CP，還是沒有接通。到了傍晚，我又到公園的銀杏樹下等她，結果還是等不到。最後我到她的家去，大門深鎖，屋裡沒有燈光，我按了一陣門鈴，也喊了她的名字好一會，也是沒有人應門。然後是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然後是一個月，兩個月，可能找到CP的地方也找遍，她始終沒有訊息。

在頭一年裡，每天傍晚我都到阿孟索公園獨自跑步，等待CP的出現。其中有一兩次，我彷彿聞到熟悉的玫瑰與橘花之間的香味，我的心怦然一跳，回頭一看，卻是在公園跑步別的女生，身材長得跟CP差不多。也有好幾次，身旁忽然冒出一個嬌小的影子，仔細一看，原來是銀杏的樹影。我就站在銀杏樹前，默默地凝視它一直到深夜。（我忽然想到，公園裡為何只單獨種了這麼一棵銀杏，不寂寞嗎？）

有一天傍晚，我照常在阿孟索公園獨自跑步，走到銀杏樹下，忽然看見樹上的葉子變成了金黃色，像楓樹一樣，非常好看。我終於恍然大悟；我不是在做夢。CP是真的一聲

不響地消失了。從那天以後，我再也沒有到阿孟索公園跑步了。

然後是第二年、第三年……我搬了家。我每天都在擁擠繁忙的公路上開一個多小時的車上班，下班，經過五個市鎮加一個山坡……上班，下班。一天一天，隨著時間的過去，我似乎已經把 CP 和阿孟索公園那棵小小的銀杏淡忘了。

直到……有一天下班，我像平時一樣開車回家，當我開到接近 60 號公路的一個山坡，在山路中間一條狹長的安全島上，不知道什麼時候突然冒出一排排乾乾淨淨，清清爽爽的銀杏，樹上長滿了金色燦爛的葉子，就像楓樹一樣，非常好看。我的視線立即完全被攝住。誰想到，一瞬間，CP 跑步的模樣以及關於她的種種回憶在半透明的暮色裡，紛紛隨著一排排銀杏的樹影像海浪似的洶湧而來，一波波地沖打著我的擋風玻璃，沖得我昏眩的眼睛浪花四濺，任憑我擋風玻璃上的撥水刷怎樣的刷個不停，也無法刷得乾淨……

加州. 2008. 歲暮

\*銀杏(Ginkgo biloba) 別名：白果、公孫樹……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樹種之一，與它的親屬——銀杏類植物於二億七千萬年前早已生成。在大约一億多年前侏羅紀後期，銀杏類已廣泛分佈地球上。銀杏屬裸子植物，中型落葉喬木，也是子遺植物，現存的銀杏是這類植物中唯一生存的成員。銀杏生長較慢，從栽種到結果要二十多年，四十年後才能大量結果。它的壽命很長，相信現在有的已活了 2500 多年。銀杏葉很特別，擁有一般裸子植物所沒有的闊葉型扇狀葉子，葉脈和葉子同形，包含黃酮類化合物：苷，可以入藥。提煉出的產品常用於防暈，增強記憶力。銀杏的白果略有毒性，過量服食會出現頭暈，腹瀉等症狀……。

## ■林明理

### 讀 月

踏月的馬蹄  
如拾一朵朵相互扶曳的晚雲  
只有風的相留  
還與一點一點的清露掩於山枕下

那是夜的寒光  
妳的愁眸？  
噢，總叫我想化為  
一葉舟 在萬頃波中  
有否更行更遠  
把一切的歸夢  
都斟滿，直到  
靜謐如井

踏月的馬蹄  
如飄過一朵朵悠閒而去的晚雲  
只剩春雪不停的下  
沒有一處缺空

### 一方小草

小煤屑路  
慢慢兒的  
從山嘴裡穿  
一棵棵  
不知名的  
樹  
幽幽地庇護我

我底眼睛  
竟瞬間  
漾成水雲  
無力的  
牽著夕陽直入古藤叢中

驀然發現，隱在暮煙  
一片一片……的小草，也攀上山坡  
一如真正的行者  
在星輝底下

彎了腰也挺得  
灑脫自在

### 小 雨

悄悄的回來了  
似老僧入了定似的  
閉目，一句也不說

偶爾  
走在椅徑間彎著背  
再停步，幾株薔薇竟熱望地開著  
那一小撮的紅——  
那是微笑的影子  
掩映著她的臉如波鱗般的光

轉瞬間  
只剩老樹叢上的行雲  
低眉淺笑著，是小雨還是松風  
老是吹我入兒時久遊的夢

### 想念的季節

飛吧，  
三月的木棉，  
哭紅了春天的眼睛。

飛吧，  
風箏載著同一張笑臉，  
心卻緊緊地抓住了線。

飛吧，  
楓葉輕落溪底，  
行腳已沒有風塵。

飛吧，  
我們都把心門打開，  
讓光明的窗照射進來。

飛吧，  
螢火蟲，  
藏進滿天星，我是  
沉默的夜。

2009 年寄自高雄

■ 逸雲

## 一臉林黛玉

詩人是珊瑚礁，  
 詩人是斷臂的老樹；  
 礁渴望著海湧，  
 樹期待著風撫，  
 詩人用逝去的詩文金石  
     二人世界，  
 暗示著未來的烏託邦。

我不是海，  
 我不是風。  
 海中一縷水草  
     隨風遊蕩，  
 天際一片殘雲  
 任風吹卷。  
 期待的只能是  
     愛的痛苦  
     愛的新創傷  
     愛的不可能。  
 窗外陽光明媚，  
 而我  
     一臉林黛玉。

## 絲竹聲斷

——喜劇對話

錯啊，  
 你是風；  
 我是棄潭裡的死水。

雲啊，  
 你是珊瑚盾；  
 我是飛舞著的浪劍。

錯啊，  
 你是我的詩；  
 我是你的靈感。

雲啊，

你是泣血的冤禽；  
 我是無頭的刑天。

相見易相處難，  
 回首終是遺憾。

思痛時，  
 絲竹聲斷。

注：“錯”是愛神（Eros）；有趣的是它也常常是人生的一時“過失”（error）或終身的遺憾。

## 獨划殘月逛西天

說是來喝綠茶  
 退卻了  
 房亂  
 思緒更亂  
 心憔悴  
 徹夜難眠  
  
 意淫易  
 膚淫難  
 恨此世太多牽連  
 天生漂泊女  
 獨划殘月逛西天

## 我的愛

我的愛是那樣的純美  
 像陽光浸入空氣  
 像春風拂動草葉  
 像信瓶漂入茫海  
 我習慣了給予  
 從不期待回饋

太陽發光不是為了萬物  
 是內在能量的自然釋放  
 我的愛不是為了他人  
 是心內礦泉蒸氣的自我疏散  
 天地不是為了給予而給  
 花不是為了人而香

- ①  
古往今來  
最動聽的神話
- ②  
婉轉悅耳  
令人快感的熱線
- ③  
擠擠插插也無補  
總要對號入座
- ④  
熱力四射  
足可融化寒冰千尺
- ⑤  
雪花輕飄  
塵埃  
一絲不染
- ⑥  
可讓笑聲句句  
繁殖
- ⑦  
不是人人都看到  
美麗的圖騰

2009.3.7 寄自越南

我不是太陽  
 我不是礦泉  
 我不是天地花  
 我是一隻回收棄愛的蜜蜂  
 回收中我發掘自己的剩餘價值

我亦不是隻憐憫的蜜蜂  
 我是人間的一個棄嬰  
 我無能地希求著愛  
 愛是我的陽光  
 愛是我的溫泉  
 愛是我的天地  
 愛是我的花香  
 愛是我苟延殘喘的乳漿



## ■遠方

### 尾 巴

不要拽  
我痛  
這是歲月的尾巴  
長在我身上  
濕漉漉的  
有內傷  
拖得太久太長太重  
不要說揮灑  
就連擺動的念頭  
也已寂滅  
看天上的閑雲  
地上的草木  
自顧不暇  
只好牽拉著  
守在季節的路口  
等新春的陽光  
佈施

散步偶拾  
風說雲你要到哪裡  
雲說風你怎麼老跟著  
路過的鷹說  
不用客氣  
行走江湖  
有個鬥嘴的好  
雲說我喜歡自由散漫隨意隨緣  
風說正不謀而合  
我歡喜隨緣隨意散漫自由  
高個子棕櫚樹  
笑出聲來

2009年 San Pedro

黑夜裡  
七劍下天山  
萍蹤俠影  
照亮武林

自然定律  
月亮再亮  
也難敵耀眼  
太陽

江湖作梗  
抑或明鑑  
武林盟主  
不是羽生

飲恨飲恨  
名與利  
二奶名分  
金盤銀燭  
皆是反射

退隱 異國  
月亮更圓更大  
無補光環

碧寒宮中  
那一杯瑜亮情結  
獨飲苦吞

認了認了  
命運作祟  
蒼天弄人

富貴浮雲  
黃梁夢醒  
帷幕降下  
羽化往生

曾亮黑夜  
不留遺憾

2009年加州

## ■黃奇峰

### 月 亮

——  
——  
悼  
梁  
羽  
生

## ■資中華

### 悲憫的文字

——寫在巴以衝突以色列單邊宣佈  
停火以後

感覺我們的文字符號  
好像已不是人類掌握  
所反映的資訊和情感  
不像是人類自身命題

“加沙之戰” “鑄鉛行動”  
“以色列宣佈單方面停火”  
“重創哈馬斯” “人道主義災難”  
“影響即將舉行的大選”  
“戰爭是政治的最高形式”  
“恐怖主義” “肉體炸彈”  
“孩子戰死可以直升天堂”  
“人可以像韭菜一樣一茬茬地往外長”

冷冰冰的文字，悲憫著人類的命運  
人類的情感，正在加沙地帶熬煎  
是誰，驅使著人類爭戰骨肉相殘  
是誰，在把我們的本性蒙蔽……

### 寫給風中秋葉

一陣秋風  
一片秋葉  
一種收穫  
紅過  
黃過  
綠過  
愛過  
痛過  
經過

這季節總是這樣  
你，一笑而過

2009年寄自廣東

## ■杜風人

### 騎日月

——莊子語

河水裊拓的古文明蹄印  
每踰開一步都在征服自己  
尋找顛峰 一生一騎也

尼羅河漂染風沙蹄跡的駱駝羈旅行腳  
一筆一筆地書寫聖經中的出埃及記  
而墨漬未乾的戈壁卻迎面襲來  
始知救贖所能掌握的是胸前一駝峰

迷失於全球化鋼筋抄襲的城市  
羊腸古道上 盲腸的真理也在逃亡  
有人仍在騎驢拎查尋句  
尋尋覓覓 那柔腸寸斷的  
閭閻胡同 沉淪的殘章斷句

滄海浪花已無顛峰的年代  
在文明荒謬的複製品中  
如何尋找沉浮杯中的浪尖詞藻  
借用戰爭的托詞 回顧一個逃兵  
半生殘缺的風風雨雨

竟然在落荒而逃的童年  
在破落的農村 在荒蠻的原野  
驚見一自己尚能拿捏的顛峰

每當夕陽西下 當討得牧童  
給我騎在牛背上回家 凱旋榮歸  
那一時刻的豪邁 天地在我腳下  
唯有莊周的草鞋知

2009.3.1

## ■古松

### 一樣的法思

——不一樣的理

每次你在簇擁中步過橋上  
五十多年來你可曾看見  
在早已沒有魚的河岸  
有帶著假髮的人垂釣  
相同的法思卻被不同頻道切斷  
在法典中游戈的心跳停頓  
冷空中有韓非子與女神淒厲呼嘯  
庭裏庭外  
橋的這邊和那一邊  
叫人無從躲避的闡釋  
掙扎著的命運無法逃脫  
一樣的法理在扭曲中變形  
人性的價值瞬間灰飛煙滅

橋的這一邊依然有點陽光  
行為的指引將良心措負  
這裏少了講手機和吸煙的  
也沒有涉貪逾億的  
司法人員的無語凝噎  
同一天空下我依舊深信  
河的兩岸必然是只有一個空間  
相同的空間  
那人為價值主宰詮釋的謬誤  
在一個粲然花季來臨前  
將沉沉地乾涸，凋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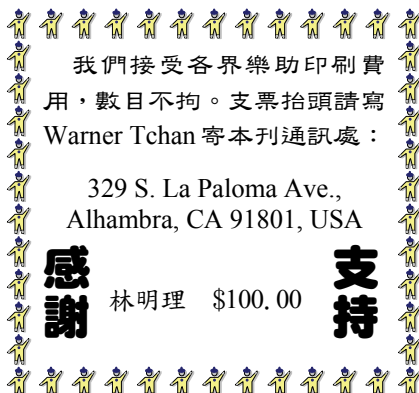
2009年寄自香港

## ■于中

### 股市：股票

掛名是“投資”  
其實是  
任人魚肉  
這市場買賣的都是  
貪婪的靈魂  
墮落的思想  
卻那麼地吸引著  
貧瘠的軀體  
去攀上如此誘惑的  
購物天堂  
手握一疊股票  
眼睛緊跟一條  
如心電圖裡的曲線  
振盪，浮沉，起跌  
有時是V  
時是U  
是L  
最怕的是  
沒有“口”在旁的  
“叫”  
那時深不見底  
跌落在  
地獄門外  
奈何橋下  
再作  
生死交易時  
已深悔  
太遲

3/12/09 寫於休士頓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林明理 \$100.00 **支持**

## ■謝青

### 蕭索的北國

海風淒冷地哀啞  
在北國海岸  
感覺像一隻魔手  
攪亂了這裡的許多  
整個生活變了樣

物價上揚如飛沙走石  
股票下墜風掃落葉  
金融危機在可怕地擴散  
遍地蕭索和蒼涼  
在北國呈現

殘秋在浸溶  
接著酷冬摧殘  
大風暴不斷鞭笞  
今天明天及往後日子  
到底會怎樣？

### 立 秋

一夜風雨  
颳成了紐約新季節  
身體感受和心理因素  
似乎有點變化  
喔！立秋啦  
女生總是關懷對方  
撥手機給他提醒  
加一件夾克吧

忙人思考更積極  
許多工作項目  
默默計劃年前完成  
秋是很踏實的日子  
人人勇敢且含笑相迎  
認真發揮所能

## ■蔡克霖

### 巧克力柏林牆

十年前推倒了  
那堵柏林牆  
現在用巧克力  
又壘了起來

日爾曼在狂歡  
萊茵河在狂歡  
最美滋最美味的  
是那簇簇鮮花般的兒童  
狂歡之後便可品嚐

冷戰化作了熱量  
精製成甜美的巧克力糖  
苦澀的記憶，這是牆  
品嚐美味，又不是牆

呵，一串串笑浪  
把它又推倒了  
呵，一縷縷思緒  
把它又推倒了

允許它  
在品嚐之後就消失吧  
當然還會有  
一次又一次  
更美麗的攻擊

2009年寄自南京

唯有衰老和病弱  
歲月無情是心中的痛  
耽憂秋盡殘冬即臨……

2009年寄自紐約

## ■張耳

### 動畫山水

——觀 Joan Miro

星座：奔向虹  
星座：女人和海灘  
星座：土豆、鳥和白拇指  
髮絲舞動絞起幾面三角旗  
坐得久了，你還注意到小精靈的脖子  
是紅的。的確有一片土豆皮的褐黃  
平展在畫面右下角，幾乎標準的長方形  
波浪般飛翔。土豆在哪兒？

在鄉鎮會方桌前口述宣言  
訴苦減負，非紅即黑  
深藍背景。三隻黑手象徵什麼？  
演變出什麼不穩定的傾向？不落文字——  
只一個標題就足以飽含想像的動感  
一條若有若無的亮線  
洞穿我們的身體  
紅的是旗  
黑的也是旗  
招展肉色星空，幻想的色調溫暖金黃  
翠鳥的長尾、綠袖，還是海灘上  
假日排球賽？線條裹挾，非紅即黑  
“過線犯規”，踩線中立的不可能。  
瞧，唯一封閉的圓環被這只開放的長手  
（或霸道的長腳？）插入。  
瞧，那尾變色魚忘情  
游向半紅半黑的太陽！彩虹破碎在  
灰色的眼睛上，其他的顏色呢？  
是星星，藍得讓人落淚  
是一隻雞鳥的內臟充盈，嘴喙  
是你的眼睛，鼻子牽動往事：  
白拇指、土豆  
方或者圓  
觸點，觸角  
婉轉得沒道理。

2008年寄自西雅圖

## ■冬夢

### 荷池偶見點水蜻蜓

水靜無波  
初歇的小雨  
怕擾  
婀娜的荷香

飛來了  
蜻蜓飛來了  
綠還是可觀的風景  
攔淺的浮萍  
今夜  
歸宿何處

池水的溫度  
微風的涼度  
欲言又止的眾荷  
是否早已習慣沉默或遺忘  
我同樣駐足停留  
暮春  
都是淡淡的淡淡的  
每個回憶

###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 ■彭國全

### 金魚

——在那唯紅至上的年代，因階級成份不同，人的貴賤有天壤之別。列為黑五類（株連子孫後代）最低層的賤民，喪失一切社會權利還遭監管，是每個政治運動的反面教材，是施政失誤的替罪羊，成為殺雞儆猴的祭品，歷盡苦難。待到改革開放，他們才熬出頭來。

要繪紅色江山的畫卷  
滿足一手傳萬代的奢慾  
鐵腕中，畫筆醮的顏色  
繪在紙上 盡見美  
剩下的 在水裡洗掉  
成了繪畫的祭品

兩種命運  
一筆判決

金魚，水中的彩色  
是畫筆糟塌了的五彩嗎  
從辛酸的淚水中掙扎著游離出來  
搖曳著甩不去的憂愁

### 保鮮

想把聖誕的餘興  
延續到新年  
為保鮮不變質  
卻用降溫冷卻  
這是誰的鬼主意

白白的大雪  
紐約眼白白  
看見冷死三個流浪漢

冰鎮住三分淒涼  
輾轉到幾處喪家  
不知如何解凍

## ■輕鳴

### 噴發

丹田的那股潛流向上噴發  
冲破天靈蓋，射向蒼穹深遠的黑洞  
枝杈爆突，繁星般血凝的無花之果  
紛紛墜地

——→  
望夫岩  
神往  
登上雲雨的峰巔  
化石  
留下青春的姿顏

### 年華

他用自滿填滿了干涸的河床  
八十四個春秋的往事波瀾不驚地淌著  
一個無名的黃頭髮的小姑娘來到岸邊  
隨意拋出一塊灰色的鵝卵石片  
砸起浪花，蹦跳著沒走多遠  
沉落處，白骨嶙峋的魚鷹一隻  
叨著扭動的胖頭鱧，探頭鑽出  
逆光、順流  
飛向東方的黑暗

←  
醉了  
詩人  
朦朧揮光  
劈月成雙  
一半兒  
懸空  
獨處寒宮  
一半兒  
落地  
江湖浪跡  
從此  
有了淒淒離情  
從此  
有了悠悠鄉愁

月  
亮

## ■北塔

### 火神舞

讓燒紅的鐵塊給你的腳底  
撓撓癢癢，讓四散的火花  
鑽到你的頭髮裏去捉迷藏  
讓火焰像一群野蜂  
掀翻你家的屋簷

那通過你的手傳來的熱量  
加劇了這個夜晚的潮汐  
一頭公獅子敢於越過火圈  
跟發情的母老虎燃燒在一起

你吃著火，穿著火，踩著火  
火在你身上，從點綴到包圍  
我看不清你是火的哪一部分  
連你吐出來的舌頭都是火舌

火使你變輕，輕得像一團  
青煙，即便懷抱石頭  
也能像蝴蝶一樣站在花蕊上  
像火燒雲一樣不含一滴水分

誰從七仙女的裙子裏偷來  
這顆火種，點著了牛郎的  
小茅屋，讓他無家可歸  
讓他像公牛一樣死在紅布下

誰能看見自己燃燒到最後  
是什麼樣子？在火的面前  
我們都格外小心，但是你  
你是火的兒子，更是火的爺爺

——〈把岩石趕下山來〉  
張家界組詩之一

## ■包苞

### 沿江而下④

#### 過蘇杭

八月桂花遍地香  
人間 天上

不羨大廈千層  
羨農家豪奢：  
賓士 寶馬  
泛舟阡陌

幾時歸去 綠樹紅樓  
競現隴坡

#### 三峽大壩

伸手 摟住匆忙的江水  
圓千年的夢

巨輪屏息時 鼙聲激瀾處  
五級船閘舉重若輕  
放流 一江豪歌  
滿船詩意

#### 源頭 一滴水

1  
水 踩著水  
上升

水 推著水  
前進

水滴石穿 萬物蔥蘢

2  
千年的歲月  
空心的管道  
活著 一滴水的心跳

風，刮著  
不管誰舜誰桀  
生性好鬥  
拼命怒吼

人，無奈  
哪管誰黑誰白  
頂著北風  
不停湧動

賣粽女人的紙箱裏  
稚氣的女孩皺著眉  
啊，人們在想  
想到莫泊桑\*

雖不吃粽  
為了女孩的愁容  
趕快買下  
美鈔還漣出淚花

我與之相遇  
聽懂了伊的英語：  
回家後  
要暖杯苦酒

\*莫泊桑著有《賣火柴的小女孩》。

2009年2月23日

## ■陳葆珍

### 紐約街頭

3  
一滴水 嗅到海風  
就洶湧

一滴水 聽到濤聲  
就蔚藍

一滴水 隱姓埋名  
在六千公里的路上  
轉幾個彎  
兩岸的風 就綠了

4  
一滴水 從不把自己叫海洋

《極光》詩刊

■雒武

組稿：嚴紀照

這一刻我愛上你

■長征

新居

你從深秋的那邊走過來  
右邊是川流如水的小汽車  
左邊還是荒蒿過頭

你不認識的人們  
在這裏建設了你的樓

月光如晶亮的針尖  
在瀟灑的荒蒿中  
繡著清醒的翠綠

新鋪的廣場平去了許多墳頭  
你像亮起了燈光的廣場  
身上晃蕩著很多的新人

深秋某日

好大的樹林是楊樹林  
落葉如靜心之淚  
無端端地往下落

秋陽瀟灑 紅葉如血

而我們進進出出  
身上帶著一點毒  
有老母的家像幸福的蜂窩

這一刻我愛上你  
我是說這一刻

這一刻我愛上你  
以一個真正的男人愛上你  
我是誰對你並不重要 就像  
你是誰對我也不重要

我完全不在乎你的貧富  
你的身份 還有你的過去  
是多麼賢慧善良還是多麼邪惡淫蕩

這一刻我愛上你  
只這一刻

所有的一切都向我  
後面退去

很久以前 物理老師就對我說過  
運動是有參照的  
比方你在行駛的火車上  
對於火車你是靜止的  
對於外面的東西你又是運動的  
同樣如果以你為參照  
車外的一切東西又都是向後運動的

20多年後的今夜 我突然就這樣想  
可能我一直就是在靜止的  
而所有的一切都在向我後面退去  
過去的時光 心中的記憶 逝去的朋友  
還有一切曾看到、聽到或觸摸過的東西  
他（它）們都義無反顧地  
匆匆向我後面退去  
一直退到我永遠無法企及的地方

舊書

二十年前的一本舊書。  
風俗的泥塘裏黑鴨子在叫。

線索斷了。曬穀場上  
有人摔打著憤怒的枝條。

他讀到：1840年的軍機處，  
庭院深深深幾許？

三杯兩杯淡酒，  
瓜熟蒂落的哀愁。

破氈帽，長指甲。前清的舉人  
沉吟著舊詩詞裏的流水、落花。

像堅固的潛水艇，  
他是他自己的風格。

雪夜

魚在水缸裏吐泡，  
鳥在籠子裏對白，  
夜色裏緊了寂寞的捲舌音。

一面錦旗。一個進餐卡。  
痛苦是階梯，  
是兩者之間的一個鐘擺。

像更高秩序的章節，  
枝條從夢裏逸出  
濕漉漉的吻，怯生生的問候。

我是誰？……  
有人拆走迷宮裏的樑木，  
有人清掉睡眠裏的浮冰。

哦，消瘦！

破損的書卷，  
陳年的酒。

夜歌在海上，  
孤獨在小鎮上，  
草籽的火焰在雪裏……

## ■ 勿

### 流 星

烏有之鄉  
流星划過烏有的夜空  
村子睡了，女孩  
你將成為媽媽

這樣的夜晚多麼溫馨  
女孩，你將成為媽媽的時刻  
流星划過烏有的夜空

### 荷 花

荷花是一件  
兇器  
她是美麗的

她代表處女  
或者代表一次  
幸福的謀殺

她疼也只疼一次

## ■ 馬知遙

### 大 夫

他不該喝酒  
不該失眠  
他那天就不該值班  
外科大夫

而且是做大腦手術的

當他看了一眼酒醉的城市  
他發現  
那些黑暗裏的窗戶  
滅了幾個

他刀落下去  
他只是想推開一扇窗  
讓這寂寞發出一點響動

### 還魂歌

落了魄的可以喊回來  
失了勢的可以轉過來

你奪了我的純潔  
搶了我的時光  
消磨了我大好青春華年

我卻只能低眉袖手  
只能心甘情願  
只能把個奴才的嘴臉  
代代相傳

## ■ 忘川

### 為什麼鼓掌

老了突然不老了  
返樸歸真了，叫魏新  
朗誦會上朗誦了一首自己的詩  
寫給小雪的一封信  
這個社會  
給了小雪太多的髒和傷

真不錯，也真沒想到  
這個社會的骯髒  
竟然如此朗朗上口  
當魏新揭開這個社會的傷  
我們竟然  
鼓起了手掌

## 歌 唱

冰箱裏的雞準時歌唱  
陽臺上懸掛著的雞  
一不留神飛進鍋裏的雞  
在童年裏覓食

祖父會準時醒來  
放牧著樹林  
眼神一樣憂鬱的河流

不因為失去而停止歌唱  
除非這些歌手  
誰會把傷痕累累的脖子  
當成一支短笛

## ■ 嚴紀照

### 三棵樹

一棵香椿樹  
一棵無花果  
一棵石榴樹

它們互不相干又相互纏綿  
站在三棵樹的中間  
我抬頭用力望著  
熱切而又不安

### 無花果

眼睜睜看著熟透了無花果  
被鳥兒們啄食乾淨

我小心謹慎地站在陽臺上  
不曾有任何舉動

十年了，居住在這座樓上十年了  
樓前的無花果樹也生長了十年了

迄今為止，我從未吃過無花果  
就如同它從未開過花一樣

## ■史質

### 抬頭看天

即使看不到星星也  
無所謂。即使看不到月亮  
也無所謂。我是說你  
必須抬起頭來  
看一看天，看一看  
我們的夜晚。即使  
什麼看不到，都無所謂  
我是說，在你長期俯首  
生活中，千萬不要遺忘  
與生俱來的抬頭姿勢

### 黑

門關死了  
書本也合上了  
我的房間被黑塞滿了  
我看見外面  
一盞燈黑了  
又一盞燈黑了  
又一盞燈黑了  
又一盞燈黑了  
我是黑到骨頭裏去的  
我還想更黑一些  
我要黑到  
即使天亮  
你們也找不到我

## 《七年原點》詩刊

### ■周星

### 父 親

如今，你已近中年  
如今，你是一個女人的丈夫，  
四個孩子的父親  
如今，你的身體發福  
如今，你目光短淺，金錢至上  
再往後，我們預計一下：  
一個青年人的中年，一個中年人的老年  
再往後，我們一起面對死亡，相擁痛哭

### 弟 弟

村莊的春天老大不小  
野菜花凋謝一地  
是時候讓我們見面了  
我們曾經隔得那麼遠  
今天也不會太近  
世界何其大，即使你來到我這裏  
我也不知如何擺開表情  
弟弟呀，村莊的春天沒有奔跑  
嬌嬌還把光陰擱置在竹筍上  
溪水從我們的血液裏流過  
我們如此接近一根楠竹，慢慢長大

弟弟，夏天到來，冬天依舊遙遠  
沒有風，就讓我們鬆手，彼此上路

### ■小柯

### 輕

在這清涼的夜裏，呼吸是一朵花  
一朵花悄然綻放於空氣

一朵花是一隻鳥，翅膀張開  
溫熱與濕氣 拂開了夜

一隻鳥的翅膀上的羽毛 它的輕  
靜止於飄落的瞬間

在這靜止的瞬間裏  
有人撥開了空氣 平靜地呼吸

### 河邊的小楊樹林

小燕，看到這個地方我是多麼地高興啊  
我要在這裏建一座小木屋  
在這裏歌唱、哭泣、生活  
然後悄悄地死去  
像是做一個甜美的夢  
你知道，我的幸福很小  
幸福一大，我就措不動了  
而我的苦難也不大  
這個小地方，足夠安放它們了

小燕，來到這個地方我真的非常高興  
這麼多年來，我一直四處流浪  
我遠離了父輩們的墳塚  
和故鄉的麥地  
我一直在找一個歇息的地方  
一個安葬的地方  
小燕，現在你看  
天要黑了，暮色和樹葉一起  
輕輕落在我的肩上

### ■大由弗工

### 老 人

當我年輕的時候，我反對矯飾  
我說人是播在時間裏的種子，事實  
也的確如此。  
我在大地上游走，可我的根不能動  
它紮下一百年的深度又有何用？它不能動  
我想樹應該長在天上，冠是它的冠



根是它遊動的腳  
觸摸的鬚  
當我年輕的時候，我反對矯飾  
那時我的皮膚和頭髮多麼光鮮  
我不需要衣服  
想像真正的生命  
如活在水裏沒有殼的蝸牛  
現在你看，我已過了矯飾的年齡  
我不再明白矯飾是什麼意思，可是  
那真是稱得上矯飾的年齡啊  
現在你看，我坐在這城市的街邊  
晚霞仍佈滿大地，甚至對城市也不吝惜  
可是我餓了  
我覺得自己空空如也  
再也吃不下任何東西

## 把褲子脫掉

明明走在路上去買包子時  
有人在捏他的鼻子  
他說不準捏我的鼻子  
那人就拉他的耳朵  
他說不準拉我的耳朵  
那人就開始捏他的鼻子  
他說你為什麼要捏我的鼻子  
那人就不捏他的鼻子了  
便又拉他的耳朵  
明明拿出刀子說不準再這樣  
那人用兩個手指捏掉刀子  
另一隻手捏住了明明的鼻子  
明明說你再這樣我就把褲子脫掉

### ■丁貧小朱

## 即使你說到黃昏

即使你說到黃昏  
我也不覺得老  
那麼幾年，走走看看  
很安詳  
我們不談論生死  
每次分離都過於油膩

## 願望

從這個秋天開始  
我一直飄忽不定  
一會兒是動詞，一會兒是  
名詞  
其實，我多想  
是個形容詞，或副詞  
像幸福的守在你身邊  
那樣，冬天來時  
會多圓潤呢

### ■黎盼

## 割草人

割草人的帽檐壓得很低  
終止了我對他鼻樑以上的想像  
他骨質的下巴，有著刀片一樣  
鋒利的青色  
七月的草地的顫抖，走向深秋

割草人粗壯有力的手臂  
指揮一台機器  
鎮定地走過七月的頭頂  
剃掉多餘的鬚髮  
綠色的血液，在他腳底下大冒蒸汽  
割草的人往下扣了扣草帽，仍舊  
一言未發  
他的思想像刀片一樣簡潔  
只有機器突突的吼叫  
突入我午後疲憊的意識

## 秋光中的麻雀

就是這兩隻麻雀，整整一個  
上午，在樓前的空地上  
蹦蹦跳跳。陽光靜好，柔軟，它們  
時而飛上樹梢，時而降在草坪，  
像踩著彈簧床；

四粒花椒似的眼睛，黑亮，互相打量  
那裏面閃著喜悅的光。這高樓，

天線，行人  
還有嚴冬逼近，它們似乎都已忘掉。

親愛的 K，我就這樣盯這兩隻麻雀，  
看了一上午

一個人傻笑；接下來的想法，是關於你的  
那時，我多麼希望，我是

兩隻麻雀中的一隻  
而你是另一隻。冬天就要來了，可是  
我們不知道；

世界我不要，我只要你。在秋光中，  
目光追尋彼此的身影，黑亮的眼睛裏  
有喜悅的光

你繞著我跳舞，歌唱，我為你  
精心梳理羽毛，到老。

### ■彭英龍

## 千古荒涼

江湖也遠了，繁華只屬於過去，  
一年又一年，原野裏盛放出寂寞離離；  
步履沉沉地，又是詩人，行啊吟啊  
依舊是千年的流月映入千載的流水。

在這古水上空每有空自迴旋的風聲，  
而無雨  
日居月諸，高牆也黯淡，剝褪青紅無數；  
危闌上未有守望者，英雄無蹤——  
那些花兒，曾經飄落了，而今都化入塵土

總不見孩兒歸來，老者訴說  
永是這古城於浩浩洪流中孤自守候。  
他守候於那時的黃昏夕照裏，滿鬢風霜地  
萬古千秋，被時間遺棄著：依舊！

## 望月的人在月下徘徊

望月的人在月下徘徊  
他的心，不知到了何處，正沉思  
歲月從他的身旁靜悄悄地走過

終於，沉思的人，也流逝

流逝的人曾在冬日的陽光中品一泡清茶  
老屋的牆上，投下了他清零的影子  
一縷茶香映在牆面也渺渺  
飄乎了，哦，一些陳年的往事

只有孤獨的月亮依舊孤獨於天上  
可是再沒有一雙孤獨的眼的凝視  
從此它孤獨而又孤獨地緩行  
遺落滿地的秋霜——  
那些失落了牌子的曲和詞

## ■石子

### 清潔女工

她們拖完地板  
關掉水龍頭  
偷偷在男生廁所解決掉問題  
便在臺階上坐下  
頭倚牆  
屁股墊著都市報  
她們坐下來  
先是一個人  
接著是一群  
一群母親  
說著各自的母親，子女和丈夫  
用方言談論雨水，蔬菜  
乳房和白帶  
我躺在床上  
偶爾能聽到她們發出的笑聲

### 媽媽，媽媽

媽媽，媽媽，請把我收回去  
像小時候串著哥哥姐姐一樣，請把我  
串起來  
晾在手上或背上。請別鬆開我。  
媽媽，媽媽，請把我關進黑暗的房间  
請用饑餓和夜鬼懲罰我。我是

做錯事的孩子，  
請取走我的眼睛和耳朵。  
請讓我獨自呆著。

那麼，媽媽，最後請給我講個故事  
請杜撰一場洪水，請把我放入水中  
像你常說的那樣。你從哪裡把我撿來的  
請讓我漂到哪裡去。

## ■ iwini

### 長風浩浩的辛棄疾

不要兵書  
也不要劍了  
掌管我們的  
最後都是  
一抔黃土  
顯然我們把自己估計得太高了  
顯然一副棺木  
就卡住了你最後一絲  
輾轉反側的念頭

### 把公共汽車 也計劃了

乘客們  
車過大橋  
請不要拉好扶手  
儘量將頭手伸出窗外  
來導致意外  
請隨便在車廂內  
亂丟果皮紙屑  
您可以將痰吐在別人身上  
別人也可以將大便  
扣在你頭上  
乘客們  
下一站  
就是本車終點站天堂了  
請拿好您的皮和骨頭  
準備下車

## 《行吟詩人》

《行吟詩人》為行吟詩社社刊。詩社于2002年春成立於廣東東莞，社刊于同年8月創刊，前六期為詩報，自第七期起改為大16開詩刊，至今已出版十期。刊物側重於漂泊詩人作品，同時面向眾多詩人，提倡人文關懷和母語寫作。

## ■郭全華

### 清明時節

春天快完了，該去看看祖先  
整個三月，河水安靜  
像極了白色墳墓。遠方也是白色的  
我疏遠它們多年  
我不是白鳥，一個愛過我的人  
曾經在藍天下等我，還是選擇了離開  
清明應該傷感，但我沒有  
我在遠離古人的城市裏  
開支工資和愛情  
我無法打造零碎的星火，和蟲鳴  
春天快完，花朵也收攤了  
我的讚美也告一段落  
清明這樣過去  
我低頭無語

## ■郁顏

### 寂寞

窗外的樹木、花草  
此刻，正在不為人知地生長  
一旁的房屋和人群  
也在毫無察覺地衰老  
那些身體裏的血脈和聲音  
在我的呼吸和靜止裏  
有如寂寞，被紛繁的事物  
埋得越來越深

雖然，看上去很慢  
甚至什麼也看不出來  
就像你看不到  
我在想什麼……而天已經黑了

## ■如月

### 依著歲月的冷暖

那一年的煤油多貴呀  
漲到一毛三一斤  
奶奶再也不讓點燈了  
所有的事  
必須趕在天黑之前做完  
要不就等到  
月亮出來之後再做

那一年的月光多好啊  
鍍滿詩的色澤  
鄉村上下到處堆積的  
除了草垛  
就是啞啞的月光了

那一年  
我常常向行走的月亮  
打聽某一樁舊事  
母親在那一年的某個夜晚  
摸黑做活時  
傷過一根手指頭  
父親最終沒能盼到  
那年三十晚上的  
半個水餃

那一年  
小夥伴的母親瘋了  
赤身跑向  
忽明忽暗的溫存  
那一年  
我家的羊圈裏  
又謙卑地  
多了四隻雪白的小山羊

## ■劉大程

### 等

我們一起放牛的時候  
她還那麼小  
我甚至狠狠地把她  
當小丫頭責罵  
但我一直在等  
我看著她放開羊角瓣  
換成披肩髮  
脫去小麻袋  
穿上緊身衣  
留下不同以往的笑聲和氣息  
我以為一切順理成章  
沒想到再次說話  
已是十年後  
我在廣東她在浙江  
電話裏的聲音  
竟如此蒼老

## ■郁金

### 北京，一月的雪

一月的雪，靜靜地落下來  
讓我看到，藏在雪花裏的春天

雪花紛飛，撩起我輕鬆的心情  
乘一片雪花回家，一伸手  
就摸到了我遠在南方的家門

靜靜地、輕輕地落下來的雪啊  
你真誠地撫慰著每一個人的心靈  
你不會因為我是一個外鄉人  
而不落向我的頭頂

漂在北京  
我幸福地發現  
每一片雪花都是我的親人

## 日子的鳥

日子的鳥，銜著落日  
飛下山去。黑夜在走動  
黎明將天空慢慢抬高  
我們捧著日子孵出的鳥蛋  
生怕孵出來的，不是鳥鳴  
而是一聲聲感歎

我們一直在一條路上走  
一路上要搬開多少石頭  
路上坑坑窪窪  
我們要用多少時光  
才能填平這條道路

## ■朱武軍

### 一粒詞

我不能讓一粒詞  
就這麼走了  
花朵還沒開完  
骨質未曾疏鬆  
逗留過的地方都是嫵媚

那雙乳房  
還有更旺盛的可能

含著的都含著了  
我說的  
是你給我的那顆糖

## ■ 嚴力

## 永遠饑餓

掉下來只是時間的問題  
掛在牆上的畫  
一直在與那枚釘子較勁  
就像我的肉體懸掛在思想上

掉下來只是時間的問題  
於是掉下來了

因為比蚯蚓  
穿過耶穌手臂骨上的釘眼更早  
打獵歸來的人穿過村口

因為比從部落裏埋下去的物品更早  
弱肉強食的法律  
也都研究過恐龍的骨頭

因為改道的想像力軟弱無力  
慾望的口水隨腸道洶湧下垂

因為無論如何替換舵手  
崇拜天生之樂趣的人類  
其財富的全部價值就是聽從肉體  
2008.2.

## 還給我（之二）

還給我  
請還給我歷史的真相  
哪怕已被你遺棄在茫茫的途中  
我也要駕駛以前的月臺  
到明天去等待上車

還給我  
請還給我  
被不斷刷新到科技商品裏的生命  
哪怕已被排列成數碼了  
也請把眼神裏的人體電流還給我

還給我  
請還給我投票的樂趣

我的腳趾  
搓搓抓抓  
依舊是香港式的  
我的生殖器  
搔搔摸摸  
升旗是過去式的  
我的腸胃  
蠕蠕動動  
生活全部內容  
我的大腦  
洗洗磨磨  
終於歸還給我  
我的心靈  
縮縮瑟瑟  
故鄉地址遺失  
我的身體  
搖搖擺擺  
有時在東有時在西  
我的形態  
幽幽揚揚  
寫下來是筆誤露相

2009年1月15日

哪怕已經全部變成了鈔票  
我也要把鬼兌還成人

請還給我  
大自然敲在地球上的綠色印章  
哪怕已經痕跡模糊  
也請把植物奔放的筆劃還給我

還給我  
請還給我最真誠的心願  
哪怕已被戰爭炸死了  
也要用我的骨灰  
換掉你下一發炮彈裏面的炸藥

請還給我  
每個人對自己那條生命的熱愛  
哪怕已被敢於自殺的仇恨綁架了  
也請把解開繩子的那雙手  
還給我

■ 李斐  
小像

## ■ 毋二賓

我們在角落  
雕刻時間的灰燼  
每根手指  
都插在弦柱華年裏  
創造太陽、月亮、星星、河流  
以及愛情和背叛  
所有這些  
對你們而言  
不過是一場默劇

一行歸雁的吟唱。  
譬如，沒有眼淚  
沒有一隻試圖推開柴門的手  
沒有一句開著花的叮嚀  
沒有一滴雨滴落在自己的心田

再譬如沒有一片讓燈光休憩的黑暗  
沒有一盞讓飛蛾撲上去獻身的燈  
黑暗中聳立的，亮著的  
燈。

## 河流！河流！

此刻我只能懷念我闊別多年的河流  
容納淚水的河流  
容納天空的河流

容納我童年的裸體。河流  
多年以來我一直懷揣著你行走  
我把母親放在一葉小舟上

夜晚，我聽到你在胸口曲折的低語  
草地覆蓋而過  
天空覆蓋而過

覆蓋過我。河流的笑聲和遠泣  
是幸福的和不幸的

天空上的西瓜地  
大地上的甘蔗林  
樹木把煙頭兒丟在河流的盡頭  
我把煙頭兒丟在樹木的盡頭

母親告誡我  
把河流放在詞語的盡頭

2008.5.

## ■伊沙

### 無題 14

第一週

報上說我是個騙子  
周遭的人們  
神秘兮兮地望著我笑

第二週

報上說我不是個騙子  
周遭的人們  
全一副很掃興的樣子

第三週

報上說我是個君子  
周遭的人們  
像出土的兵俑一樣緘口不語

### 無題 15

人不是被打死的  
人是被冤死的  
在某一瞬間  
我的心沉入  
文革的黑暗  
大明湖底的黑暗  
汨羅江底的黑暗  
五千年的黑暗  
黑暗黑暗黑暗  
吃人吃人吃人  
人不是被打死的  
是被人先塗黑了  
(像抹上作料一般)  
然後再吃掉的

### 無題 17

一個 87 歲的老人  
應該安享晚年

莫回頭  
回頭  
會變成往事的化石

烽煙燒得焦黑的青春  
無從細辨  
迢遙來路  
已為時間封鎖

半世紀的風風雨雨  
理想的彩泡  
一個又一個幻滅  
可很霜雪  
過早漂白了髮茨

難捨難休  
欲回頭  
燈火盡蘭珊

所以  
切莫回頭  
回頭  
淚水就會缺堤  
心願就會淌血

■施漢威

莫回頭

21/2/2009

逗孫子玩

一個 87 歲的老人  
還在寫著誣告信  
抄送國家各部門

“幹著這等醜贖事  
哪里還有心情  
逗孫子呀？”

“更也許  
他是跟孫子玩得興起  
才想起要幹醜贖事！”

這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老人

2008 年寄自西安

## ■星子

### 父親的家譜圖

紙上的一小點墨蹟，  
在父親的眼裏長出青綠的枝椏。  
吸著長長的煙袋，  
暮色中，  
父親勾畫滿腹的身世。

我可以感覺他的微笑，  
在枝葉沉澱的鬱香中  
漸漸綻放。  
而今他最鍾愛的  
在筆下煜煜生輝。

兒子，年輕有為的高級軍官  
女兒，備受尊敬的知名學者  
(父親極盡描摹著細節，就像母親  
精心裝飾著聖誕樹)  
然後，我，新興詩人。

父親並不認識詩人，  
對他而言，“新興”多少有點  
苦樹皮的味道。

(我可以感覺到他的筆的停滯)  
而後在“我”的邊上漸漸浮現  
一顆亮晶體，  
鮮明地映射出“海外工程師”  
注釋。

父親最後的揮毫，  
像是庇護異鄉的“我”，  
免於日子清貧地晾曬。

捲起這張微亮著的紙墨，  
我把溫暖留在胸間——  
某年豐收後，  
從我層層蛹裏的心，  
我要抽出新的卷軸。

2009 年寄自加拿大

## ■桑克

### 天主堂村

我在打盹，鼻孔吹進  
車窗外的風以及亞麻的臭味。  
鄰居在打牌，胳膊不時撞著  
我的胳膊。小販賣著冰凍啤酒。

我去天主堂村。非去不可。  
那裏出了新聞。但非真正的新聞。  
我打盹，正是對它的評價。  
我在心裏默念：天主堂村——

熱流在髮隙拼寫餓味。  
我無動於衷。T恤袖口染了汗漬。  
我睜眼看著鄰居。他那麼興致勃勃  
彷彿前面的車站就是終點。

這裏沒有教堂。在窗框上，  
我辨認簡樸的十字。我迷迷糊糊。  
白光四處亂竄。天是慘白的。  
一列火車經過，閃爍著疲倦的旅客。

嚮往富裕是不夠的。我嘀咕。  
村長瞥我一眼：那還需要什麼？  
我沒反應，只顧在前頭走，  
似乎我是村人，比他更認識道路。

### 郊 外

在草垛睡了一覺。  
活著就算不錯。我拎著水桶，  
踩著積雪，走到溪邊。  
薄冰被我敲掉一塊，  
她高聲抱怨我的殘忍。

我喝冷水。  
它在腸內行軍，不但沒被  
腸壁烤熟，反而浸入  
我的骨髓。遠處的寒鴉笑著，  
他的風度我置之不理。

我在衣袋裏找到一包鹽。  
它比點心更精緻。我想起

## ■步 鴿

### 了不起的幸福

做了一件自覺了不起的事後  
高興卻上不來，打開一瓶酒  
看它嘶嘶地冒泡，似乎有了點興奮  
打開電視機，看綜藝節目喧嘩地笑鬧  
似乎有了點興奮，再攀上屋頂陽臺  
送月亮，等太陽，似乎對明天  
有了點興奮

高興是不要憑藉了不起的事  
萬般由頭皆可到達的心情  
哪怕憑空坐在臺燈下咧嘴笑一笑  
甚至幸福也沒那麼了不起，貓也知道  
只要能呆在窩裏同仔貓嬉耍，一個上午  
便能回憶長久，這也包括與公貓  
那短暫的愛情

我準備放鬆不時捏緊的拳頭了  
不再讓頸椎病為了伏案工作而惡化了  
找一片小床睡一個美覺，像小孩一樣  
夢到星星  
對面屋頂在朝陽底下慢慢預熱等待烏鴉  
它卻棲落於生火的煙囪，屋頂一樣  
也是幸福的  
失去鳥兒，還有我的目光；失去路人的愛

我還有一扇能見到屋頂的窗  
尖俏地、神秘地，通向上帝的所在  
2008-12-5

我的房子，想起我的床鋪。  
如果沒風或者這雪，  
該有多蠢。

熱氣把唇圍短髮  
染成白的。我回到草垛，  
繼續睡覺。但願胃鼓  
拒奏糟糕的舞曲。  
但願明朝還有冷水可飲。

2008年寄自哈爾濱

## ■沈學印

### 對一場雪的寄託

今天夜間終於下雪了  
雪下的很纏綿 密集而厚重  
但很晶瑩 光亮亮地裸露著  
像飄來飄去的小精靈  
白生生的雪珠 可以與  
靈動的花仙子相提並論  
我把白色的雪花拍成三張照片  
一張送給南方的姑娘小芳  
一張貼在新買回的檯曆上  
一張揣在自己的口袋裏

### 綠色的林區 一夜雪白

誰把一塊翡翠忘在了小興安嶺  
被人鑲進華貴的毛料皮衣上  
整年和山融為一體  
和樹璀璨著向上拔節神采飛揚

雪谷的浴盆有著神奇的維生素  
把翡翠變幻的玲瓏剔透晶瑩無比  
在寬敞的胸襟及衣邊上  
繁衍出青氈疊翠的芳草地

林區的人都是絕妙的裝潢師  
把成桶的顏料往興安嶺上倒  
然後躲在遠遠的白雲間  
看珍珠瑪瑙白玉翡翠  
在T形台的逶迤中燦然舞蹈

當所有的天幕都拉上灰暗的簾子時  
我把其中的一顆偷偷地裝回家  
摟在懷裏甜甜地入睡 一覺醒來  
綠色的林區 已是一身雪白

2008年寄自黑龍江伊春

## 大蒜

大蒜性溫、味辛，除了殺菌、消炎、健胃、散寒等等一般皆知的好處外，又有諸如補腦、降血脂、降血糖、降血壓，甚至可以降魔、辟邪、驅吸血鬼等等說法……但令人驚訝的是，世界上大蒜產量及消耗量最多的國家之一的中國卻並非其原產地，而和許多別的“主義”、“制度”一樣都來自歐洲，只不過在一段時日之後，這些東東便都帶有中國特色了

可是中國地大物博方言多，大蒜到了不同的地區，又衍生出不同的特色及吃法，近來最膾炙人口的一種當然就是所謂的“凍蒜”了。顧名思義，凍蒜應該是冷凍過的大蒜！據我推想，莫不是如此吃法便不像食用過多生蒜般，會有陰虛火旺、面紅、口乾、便秘、煩熱等等副作用？但一位說閩南話的朋友聽了卻好心告訴我，這些副作用凍蒜不是沒有，只不過要加上像我們一般卑微老百姓所沒法求得的國務機要費，選舉結餘款等等來服用才能夠大而化之的排泄出去

2008年10月23日洛城

## 威尼斯的早晨

獻給里夏德·貝爾——霍夫曼\*

寵若王侯的華窗終日賞觀，  
經常令人傾心玩味的景象：  
威尼斯城，在天光  
水色溶融處不斷

自我賦形，無論什麼時候。  
每天早晨必須呈上  
她昨日佩戴的蛋白石首飾①，  
而運河也接連映出鏡影  
數度勾惹起記憶：  
她方始委身入懷，

如寧芙迎接宙斯的到來②。  
明璫在她身邊響叮冬；  
只見她舉著聖喬治馬焦雷③，  
爽然笑對那迷人的寶貝。

\*奧地利詩人。里氏曾向他請益有關威尼斯的事情。

①詩中的“她”指威尼斯。“蛋白石首飾”指天上的白雲。

②神話中的山林水澤女神。以寧芙(Nymphe)喻威尼斯，以大神(Zeus)喻天，而威尼斯初沐晨光的委身入懷，設喻精妙。

③屬於威尼斯的一個小島。

## 橘園的台階 (凡爾賽\*)

彷彿君王畢竟還只在乎  
閒行地踏去，只為隨時  
向躬立兩廂者  
以龍袞的獨家風範自我展示——：

台階，弧起於始終  
躬立的欄杆之間  
昇上天際下臨無地。

全體隨扈，恍如奉了王命  
而留守，——不敢  
遠遠地跟從；沉甸甸的  
拖裙誰都不許擎。

\*橘園位於法國巴黎凡爾賽宮南平台下。原係御花園的育橘溫室。橘園的台階上通南平台。

## 亞當

他愕然立在大教堂正面的  
陡峭部份近傍玫瑰窗。  
似因突破神化  
形象高大起來，

俯臨眾生不禁顯得驚惶。  
而他屹立於斯儘自得意於毅然  
作出決定的生命延續；作為拓荒者  
起初，並不知道，如何

從樣樣豐足的伊甸園  
找到一條通往新地的  
出路。神難以說服；

有求不應，還不斷  
威脅要他的命。  
可是人類誕生了；夏娃行將分娩。

## 夏娃

她坦然立在大教堂正面的  
聳峭部份近傍玫瑰窗。  
拿著個有蘋果相的蘋果，  
永遠指上辜負養育她的

萬物繁衍者的無辜罪名，  
自從依依不捨地離開  
永生之園，闖  
大地，開創青春時代。

唉，她多麼願意在伊甸  
再住一陣，著意於  
動物之間的和諧與了解。

只因發覺亞當打定主意，  
才跟他出走，不惜一死；  
其實她還根本不懂什麼是上帝。

## 小鳥

在遠離故鄉的地方，  
我恪守故鄉的習慣：  
在歡快的春天節日裏，  
把一隻小鳥放回藍天。

我得到了安慰；  
不再滿腹牢騷，  
儘管我只是把自由  
送給了一隻小鳥！

1823年。當時詩人在南俄流放

## 致大海

別了，自由的大海，  
我這是最後一次看你  
展示蔚藍的波浪，  
炫耀雄偉的瑰麗。

我這是最後一次聽你  
憂悒的波聲、召喚的濤語，  
像聽朋友擔心的囑咐，  
像聽朋友依依惜別的致意。

我心裏嚮往的地方！  
我常在你的岸邊徬徨，  
默默無語，深感迷惘，  
心裏藏著一個夢想！

我多麼喜歡你的同情回應，  
低沉的聲音，雄渾的轟響；  
也喜歡你傍晚時刻的甯靜，  
也喜歡你自由任性的狂放！

高興時你保護著  
溫順安詳的漁船

在平靜的水面自由自在地滑動；  
可是你發起怒來，卻無法無天，  
漁船便紛紛翻掉，無影無蹤。

我未能永遠離開  
令我厭煩的死板岸邊，  
跟你同慶奏凱，  
乘著你的波瀾，  
充滿詩意，奔向彼岸！

你在等待，你在召喚……  
我心急如焚，無法動彈：  
一種強大的力量  
把我禁錮在岸邊……

有什麼遺憾？如今  
上哪兒能心情舒暢？  
在你茫茫的大海裏  
有個地方讓我絕望。

那兒有個懸崖，有座墳墓……  
在那兒一些壯麗的回憶  
沉沒在冰冷悒鬱的夢中，  
在那兒拿破侖黯然消失。

他在痛苦熬煎中安息了。  
在他之後，像一陣風暴襲來，  
另一個天才離我們而去，  
他是我們另一個思想主宰。

他在自由的哭聲中逝世，  
把桂冠留給了身後。  
喧囂吧，悲號吧，大海，  
他曾經是你的歌手。

他身上有你的形象，  
他的心胸像你一樣：  
像你一樣深邃陰沈，  
像你一樣剛毅堅強。

世界已經空虛……現在  
你能把我帶到那兒去呢，大海？  
人的命運到處都一樣：  
哪兒有幸福，哪兒就有禁例，  
不是文明就是暴君在那兒守防。

別了，大海！我不會忘記  
你壯麗的風姿和雄偉的形象；  
你這傍晚時分的低沉轟響，  
將永遠永遠地在我耳邊回蕩。

我要把你的懸崖、港灣、  
你的明滅閃爍、濤語波聲  
帶到沈默的森林和草原，  
我的心神浸透了你的形影。

1824年寫於父親莊園

米海伊洛夫斯克

詩人是1824年7月30日離開敖德薩，  
8月9日到達米海伊洛夫斯克；這裏  
是詩人回憶離開南俄敖德薩時的印象。  
詩人曾幻想從那裏逃出俄國。詩裏另一  
個天才指英國詩人拜倫——他1824年  
4月病死於爭取獨立自由的希臘軍中。

## 先知

受著心靈饑渴的折磨，  
我在陰暗的荒原上蹉跎，  
一位六隻翅膀的天使  
在十字路口攔住了我。  
他用夢一般輕柔的手指  
觸了一下我的眼睛，  
我便目光雪亮銳利，  
像一隻警覺的雄鷹。  
他摸了摸我的耳朵，  
耳朵裏便充滿響聲：  
我聽到天體在移動，  
我聽到天使們在空中飛行，  
我聽到水怪在海底的動靜，  
我聽到山谷裏藤蔓的長成。  
他把手伸進我的嘴裏



# 埃米莉·狄金森的兩首詩

◎武慶雲 譯

把我的罪惡舌頭拔掉，  
因為它巧言令色永不停；  
天使用他帶著鮮血的手  
把智慧之蛇的芯子  
放到我麻木的嘴裏。  
他又用劍劃開我的胸膛，  
把我跳動著的心掏出來，  
拿一塊熊熊燃燒的火炭  
放進了我敞開著的胸腔。  
我像一具屍體躺在荒原，  
聽到上帝的聲音響在耳旁：  
“起來，先知，去聽去看，  
按我的旨意走遍陸地海洋，  
去用語言把人們的心點燃。”

1826年。

俄文詩裏先知一詞指代有使命感的詩人。

## 烏雲

暴雨留下的最後一片烏雲！  
只有你在晴朗的天上飄移，  
只有你還在投射著惆悵陰影，  
只有你還在給歡樂增添憂悵。

方才你把天遮得嚴嚴實實，  
可怕的閃電纏遍你的身體，  
你頻頻發出神秘的雷聲，  
用雨水澆灌乾旱的大地。

夠啦，離開吧！已經時過境遷，  
大地已經蘇醒，暴雨業已消散，  
微風在撫愛著樹上的嫩葉，  
趕你離開平靜安詳的藍天。

183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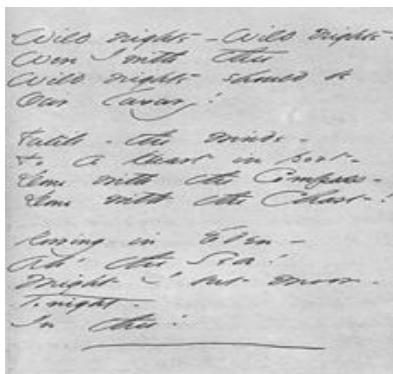
附記：新大陸詩刊 2008年2月號  
(第104期)曾發表過我譯的普希金的  
幾首詩，盼望有興趣的讀者指正。

## 野夜

野夜！野夜！  
只要你與我一起，  
野夜就是  
我們的奢侈。

對一顆泊進港灣的心，  
任何風都是徒勞。  
去你的吧，指南針；  
去你的吧，遠航圖。

泛槳在伊甸園！  
啊，大海！  
今夜於你，  
請讓我拋錨！



狄金森手稿〈野夜〉



菲利浦·簡克斯(Phillip Jenks)在炫耀他背上的刺青：狄金森肖像

## 一杆裝滿子彈的槍

我的生命是一杆裝滿子彈的槍  
站在角落裡 直到有一天  
主人經過 認出了我 把我帶走

現在我們漫遊在至高無上的森林裏  
現在我們一起追獵母鹿  
每次我一為他張口說話  
群山便直率地回答

我真的笑了，多麼親切的容光  
傾瀉在山澗深谷的柔輝上  
愉悅穿過時  
就像維蘇威火山的臉

白天這樣渡完了 夜到來時  
我就守衛著主人的腦袋  
要比深陷的鵝絨枕  
好多了 那得分享

他的仇敵就是我的死敵  
無須放第二槍  
對準 我一下就亮起黃眼  
或重重地按下拇指

雖然我能比他活得久  
而他卻一定比我長壽  
因為我只有殺傷力  
而沒有辦法死亡

# 情人節與美國女詩人 埃米莉·狄金森

◎武慶雲

八十年代初，一位美國教授在我執教的鄭州大學英文系第一次介紹美國女詩人艾蜜莉·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兩首詩：〈野夜〉和〈一杆裝滿子彈的槍〉。當美國教授講解說“愉悅穿過時／就像維蘇威火山的臉”是描寫火山爆發式的作愛過程時，所有在座的中國老師都傻了眼，羞紅了臉。有人問，“一位終身未嫁的老處女怎麼會寫得出那來呢？”教授笑了，“沒結過婚也不等於沒作過愛呀。”

狄金森出生於一八三零年十二月十日，二十歲情人節，一種單純的愛的思緒激發了她少女的詩情，她揮筆寫下：

醒來吧，我的謬斯，  
請給我唱一支神曲！  
解開那莊嚴的線團，  
捆住我心上的情人。

這第一首詩似乎是她人生的預兆。據說狄金森大學期間曾與一位名叫喬治·古德 (George Gould) 的男生在“日落時”和“月光下”私定終身，但其父完全拒絕了她和那位窮學生的婚事。一八五五年，狄金森在費城結識了名牧師查理·華滋沃夫 (Charles Wadsworth)。雖然對方已是四十餘歲的有婦之夫，但什麼都阻擋不了她的炙熱愛情，或許這時她創作了〈野夜〉。愛之夜是那樣的狂野，因為是“偷情”，每一分鐘都是一種超享受，一種奢侈。哪怕是短暫的交媾，卻交出了整個身和心，所有的外界阻撓或勾引都是徒勞的。此時此刻，有情人醉在天堂，世俗的人生方向和事業前途都一股腦兒拋掉了。愛是大海，情人是港灣。兩者具備，自然要拋錨，哪裡還用得著指南針和航海圖！一八六一年，牧師在遷居舊金山之前，看望了她最後一次。分手後，狄金森精神崩潰，病臥一周左右，痛苦得幾乎雙目失明。有人說狄金森也曾戀愛過

山姆爾·伯爾斯 (Samuel Bowles)，一位出色的地方報編輯，並與法官歐提斯·羅德 (Otis Lorde) 有情人關係。更有女權學者考證出狄金森與蘇珊·吉爾伯特 (Susan Gilbert) 女士有著長期熱烈的同性戀。以後，蘇珊成了她的嫂嫂。狄金森與嫂嫂有著終身的曖昧關係，並為她寫下了數百首詩，對她的愛簡直達到了崇拜的地步。

愛情對人尤其對女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過去中國常把未婚女子視為“花無主”，男人是主人，是摘花人。雖然狄金森把愛的對方也看成“主人”，但她不把自己當成被動的花，而認為有愛的人，無論男女，都是“一杆裝滿子彈的槍”。當你同有情人結合時，你就會心甘情願地為對方發出火藥般的光和熱。你並不在乎你的心上人同其他人結婚共枕，而是要守衛著他／她的腦袋，情人的心上應該同等地只有你。你也可能比生命中的愛活得長久，而愛絕對比任何生命都要長壽；愛是具有“殺傷力”的，然而，只要你心中有真愛，你就永遠不會死亡。狄金森在同異性情人交往精神崩潰之後，她便離群隱居，拒絕社交，不見客人，甚至驅逐一切色彩，終日只穿白色長裙，死時睡在白色的棺材裏，難怪有人稱她為“修女”。實質上，狄金森從未放棄過早年情人節所激起的愛，她只是把這種愛轉移給了女人和詩創作。

狄金森死於一八八六年五月十五日，留下了近一千八百首詩，成為美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近年來，美國年輕人在這位古怪神秘的老處女身上發掘出罕有的現代價值，搖滾她的詩，甚至把她的肖像刺青在肢體上。吉姆·沃爾保 (Jim Wolpaw) 還為她拍了一部紀錄片，讓歷史學家、文學教授、諾貝爾詩人及心理學家都來探討這位神奇的女詩人，影片的名字竟是《裝滿子彈的槍：生命，死亡，與狄金森》。

無聊檔案

## 詩刊 vs. 衛生紙

◎向明

詩刊是詩人們的心血結晶。詩人們總以“詩”能“燭照三才，輝麗萬有”自許。

衛生紙就是從前的草紙，一聽就好像可以聞到臭味。

因之，詩刊是高貴的，衛生紙是低賤的，兩者幾乎無法擺在一起論列。然而這是一個既講究消耗也重視銷費的年代，這兩樣東西也應該是被消耗和被銷費的。不過說起來很可憐，詩刊的消耗量簡直羞於見人，一期印五百本的詩刊，訂戶不到百人，零售超不過五十本，其餘除送給全人和作者外，便再也無人問津了。

有誰會拿銷費券去買詩刊呢？又不是民生必須品。衛生紙的消耗量則大得無法估計，拿銷費券去買衛生紙的則比比皆是，因為還可以有折扣優待。誰家又少得了衛生紙呢？

可是現在奇蹟出現了。這兩種風牛馬不相干的紙製品，如今有人撮合在一起，成了一本誰也想不到的《衛生紙詩刊》，真是創意十足，異想天開。

發明《衛生紙詩刊》的是詩人兼劇場工作者，點子特多的鴻鴻。這份非常另類的詩刊出現，台灣本身倒沒有多少人注意，反正現在搞怪的事情此起彼落，以為不過是又一宗泡沫事件。倒是引起了香港文匯報的注意，對鴻鴻作了詳盡的採訪報導，標題是〈台灣新生代詩刊《衛生紙》創刊，主編鴻鴻答客問〉。記者問：你在創刊號編者的話指出這本詩刊希望刊出的作品係經“精挑細選”，且能“引人會心”，你將如何鎖定這個辦刊宗旨？鴻鴻很經心的回答，“台灣當前基本上詩是消失了，被許多陳腔濫調所淹沒。詩刊、詩選、詩獎中出現的詩，已經無法引人真心共鳴。我認為台灣仍有好詩，雖然未必出自那些我們熟悉的名字。這本詩刊即是為了吸引好詩而設，也是為了重建讀者對詩的信心而設。”記者又問如果台灣詩出現很多陳腔濫調，你認為中國大陸和香港的詩有沒有值得台灣借鏡和學習的地方？鴻鴻答曰：“中國大陸自于堅以降寫作態度和語言的解放，讓我們看到詩可以是也應該是自由，素

# 臧棣詩中的和絃色彩

——讀臧棣的〈金色秘密叢書〉

◎明迪

樸而大膽。香港一些詩人早就實踐了這種趣味。近來更有廖偉棠這樣兼具浪漫熱情與批判力道的詩人。”

從這兩段訪問的重點看，鴻鴻創辦《衛生紙》詩刊是反現行台灣詩刊的體制的，是對現行台灣詩的陳腔濫調，老是那幾個熟悉的名字出現，和詩刊走向綜藝豪華的不滿，因而要詩從這些傾向中走出，走向自由，素樸而大膽熱情和有批判力道，這些在別的地方可以做得到的氣質。因而他將詩刊取了這個非常通俗卻又非常不同流俗的名字，更是可以理解。我還認為這正是將真通俗稀釋偽神聖的一種非常手段。

《衛生紙》詩刊初版只印了五百本，要全都賣完才能打平成本。出來後祇有一家大報副刊和《破報》發了消息，其餘就靠網路口耳相傳了。沒有人會相信，在這麼罕人知曉，彷彿又得走一般詩刊無人問津的宿命老路時。最新傳來初版五百本已全部賣光光，02期又已出刊的好消息。名詩人向陽並讚揚“這才是21世紀的詩刊！”而近期發光發亮的女詩人隱匿更慨乎言之：“不願意接受詩的金色邊框的人們，只能以自已的方式寫詩，而且對於市面上好詩的標準始終無法接受，於是當我看見這本衛生紙詩刊，不禁有一種簡直是喜極而泣又接近要悲從中來的感受。”

有人看了這本詩刊後，大呼“這本詩刊真‘牛’！”不錯這本詩刊有點牛勁。它的“稿約”中說：“本刊選稿無標準，端看編者的個人品味。只有極為特殊，不同流俗，並難以見容於其它報刊的作品，才會考慮刊登。”這種選稿標準真是令人拍案爆笑（隱匿說的），不過挑戰性也在這裡，“極為特殊”和“不同流俗”本是為詩的兩大難關，端看寫詩人是否有此自信去接受這種考驗。同時，用這種標準去要求詩的品質也才是真正愛詩者和讀詩者的心願。看樣子這類作者和讀者會越來越多，因為有了一本《衛生紙詩刊》。這本詩刊其實很衛生。

宇宙的奧秘之一體現在自然界無處不見的對稱性或對應關係，音樂上有和絃、複調等表現手法與之對應或展示這種和諧。怎樣借助音樂技巧來豐富詩的創作，一直是我感興趣的跨界藝術話題之一，臧棣的近作〈金色秘密叢書〉為我打開了一個視窗。他在這首詩中寫到菊花的“觸鬚”和“我”在低頭看菊花時心細得像一根“斷弦”，雖然沒有直接描寫“觸鬚”和“斷弦”的振動，但這兩個詞語本身帶有強烈的視覺和聽覺效果，使詩中流露出的互為欣賞和共鳴顯得更加生動，而且整首詩從意象、語義、結構、語調上都有某種類似於音樂“和絃”的色彩。

## 2008年最後一首：金色秘密叢書

低頭時，我只看見這菊花，  
金色嚮導，小小的手臂曲張著，像  
軟體動物的觸鬚。  
粗心看，才貌合成豔黃的花瓣。

而我現在心細得就像一根斷弦。  
養得這麼好，一定懂政治，  
於是，植物的禮貌就有了宇宙的深意。

一抬頭，我瞥見了給它澆水的人。  
她不是園丁，不過看起來她有更好的方法，  
知道如何把水澆到點子上。

稍一比較，多數人的背後都有無數的秘密。  
而她的秘密不在她身後，在我和菊花之間，  
沒錯，她的秘密永遠在她的前面。

“叢書”是另一個話題。在這裏，什麼觸動他寫出這首詩，以及他想在詩中表現什麼，很耐人尋味。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這首詩的動感，起句“低頭時”，轉折“一抬頭”，一“低”一“抬”之

間一首詩完成了。頭連著五官六感，控制所有神經，詩人很快將讀者帶入一種知性和感性交融的意境中。天幕已拉開，我們都是生命舞臺的演員，一起低頭看這朵“金色嚮導”一般的菊花，我不由得不和詩人一樣細心，看見“小小的手臂曲張著，像軟體動物的觸鬚”，不由得不想像它觸碰我時的感覺，不由得不尋思這是一種什麼神奇的力量，來自何處，這樣輕，又這樣一下滲入到呼吸裏。鏡頭拉得如此近，“觸鬚”的輕微顫動使我一時忘了這是一朵花，有著光合作用天賦的植物，而以為它和我們一樣是具有神經系統的動物。

“粗心看，才貌合成豔黃的花瓣。”好一個“貌合”，彷彿這些花瓣本來就是高度敏感的觸鬚，而僅僅是因為我們粗心才貌合成花瓣！由此，花和站在花前面的人達成了一種互動的關係，我們怎樣看它，它就怎樣變化，多姿多彩，如萬花筒和我們的視覺一起，同時轉動。不妨設想一下，把這朵菊花舉起來會看見什麼，顫抖的燈絲？且慢，詩人在第三節才將我們的視線引向光源。

我差點忘了菊花的“金色嚮導”身份，舞臺的深處到底有什麼秘密？我是一個性急的猜謎者（沒有蜜蜂採蜜的耐心），至此，我已聯想到詩和語言。一首詩也如同菊花一樣開在我們眼前，不細心讀，詩的語言再好也只是靜態的花瓣，低下頭，用心去觸摸，才能察覺到它們在“曲張”，且“軟體動物”一般敏捷地爬行，滑動，甚至像它們生命的最早來源海水一樣流動。

詩人在第二節很快進入角色，“而我現在心細得就像一根斷弦”（這一行我每次讀都讀出眼淚）。“我”是詩的知音，或者“我”遇到知音，“我”細心看，細心聽，細心地感覺，像“斷弦”一樣顫動著，回應著“觸鬚”的震顫，或者從一開始它就是為“我”而起舞或因為“我”的注視而興奮。此刻，在這

種共鳴中已很難分清哪是主體哪是受體。誰把這首詩“養得這麼好，一定懂政治”。政治是什麼，政治是詩人想逃避但逃避不了的生態環境，是詩人想抗拒但抗拒不了的命運程式，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可寫可不寫但最終還是要寫的那一首詩。菊花點頭之“禮貌”，於是有了“宇宙的深意”，原來觸鬚的顫動是友好提示——觸摸我，你會感受到宇宙深處的鳴動。

第三節把我們引向詩的源泉，“一抬頭，我瞥見了給它澆水的人。”這位澆水人或許就站在詩人對面，也或許是這首菊花詩的作者，但“抬頭”使我聯想到太陽，由此又聯想到天神，繆斯，“她”不是園丁，勝似園丁，她“知道如何把水澆到點子上”。“點子”用的很妙，一首詩感動人，就像氣功師把氣運到手心再推向讀者，如同直接點在穴位上一樣，引起神經反應，或者換一個角度說，詩人把氣點在詩的某個穴位，使這首詩一下子如獲靈性，彈跳起來。這一節“轉”，深化了呈現部分，在精緻而動人的“起”（第一節）和由敏銳到幾乎令人脆弱的一擊（第二節第一行）過渡到平和、深幽（第二節後兩行）的“承”之後，“轉”在這裏掀開又一層幕紗，讓我們看見主角後面那只手，那只撩撥“觸鬚”琴音般振顫的繆斯之手，由此直奔主題的高潮部分，第四節。

第四節很神秘，如同詩本身。把詩看作一種天賦是對詩最高的敬意。任何一個人不知哪一天哪根筋動了一下就突然寫起詩來，看似普通，其實是件很神秘的事情。在“我”和菊花之間，在詩人和詩之間，是繆斯的秘密，這段距離是空間，也是時間，繆斯什麼時候出現，以怎樣的方式出現，難以預料。不管我們寫作出於什麼隱衷，有何種訴求，背後有什麼秘密，“她（繆斯）的秘密永遠在她的前面”。面對她，直視她，敞開心懷並伸出手臂，或許就能感受她的秘密。這裏的“背後”和“前面”，我有點琢磨不透，就像我弄不清繆斯究竟是宙斯和記憶女神的女兒還是比他們更古遠，我隱約感覺這裏有一個巨大的時空。如果每讀一次詩就給詩注入新的生

命，那麼我還會回來，重讀，以期發現更多的秘密。我相信這個時空是填不滿的。而此時此刻，我只抓住一個感覺，那就是“金色”在“她”的前面，閃亮著，照耀著菊花。賦予了生命氣息的菊花手臂引領我來到她的植物園，我看見“她”的一束光，在我和菊花之間，“我”聞到一陣清香，嘗到一股新鮮，聽見並感受到一波波振顫在回蕩。它，神聖的它，在這裏。

這首詩感性而精巧，節制，智性而靈動，感人，是詩人對詩本題的思考，也不妨看作是對生命本體的思考。宇宙粗心看我們時，我們貌合成有肢體會走路的人，而低頭細看時會發現我們與共用一個生存環境的異類有很多相同之處，與同類有很多相異之處，驅動我們生命發條運轉的是一種神秘的力量，她滋潤我們也隔離我們，她的觸鬚無所不在，我們或被感動或被擊倒，發現她的秘密也就發現了我們自身的秘密。

而詩的觸鬚，只觸動願意感悟生命

生命之體。

觸鬚的另一個名字是觸角，具有視覺、聽覺、觸覺、嗅覺等多種感覺神經，我在猜測臧棣為什麼不用觸角而用觸鬚，在我看來“觸鬚”不僅更具動感，而且有舉輕若重的效果。而為什麼不直接寫動物的觸鬚而要從花卉過渡，我猜想可能是感歎人類作為動物沒有光合作用的天賦，不能直接將“金色”轉化為有機物，也不能自給自足氧氣，而需要通過一種“媒介”才能感受和釋放“金色秘密”。也可能在於表現動植物兩界相通？只要是生命就有相通之處。一首詩可以從一個小小的觸動開始，延伸到觸動的根源，即生命的本質，而生命的秘密又豈是人類所能全部解讀，又豈是語言媒介所能全部表現的。

我想起臧棣在另一首詩裏用過的“敬畏”二字。如果沒有對生命的敬畏，對詩的敬畏，怎寫得出經得起時間觸鬚敲打詩？新詩寫到現在，早已不再滿足於生活的表象，而透過表象能發現什麼在於各人的造化。在臧棣展現給我們的“金色秘密”面前，我感到渺小，脆弱，比蝸牛還容易被一腳踩碎（沒錯，我

是菊花的配角），但蝸牛被這束光照耀時，觸鬚也回應，也振顫。

從菊花到蝸牛，我想到生命的不同姿勢。如果生命是迴圈的，這首詩也可以由表及裏，再由深處回流到表層，四個關鍵字是鏈結：“嚮導”（第一節），“貌合”（第二節），“澆水”（第三節），“前面”（第四節）。這一串鏈結可以引起無限的聯想，而菊花的觸鬚也可以是一個很簡單的隱喻，指向生命的起源。

如果臧棣如他所說的更傾注於生活的表面，那麼也不妨把這首詩看作是純粹的情詩，“抬頭”所見的不是太陽或女神，而是近距離的生命之軀，這樣一來“貌合成豔黃的花瓣”就明朗了，之所以“貌合”是因為這裏所描寫的並不是植物的花瓣，“澆水”、“前面”、和“嚮導”也都具體有所指了。男女之歡竟可以寫得這樣美，這樣純淨。只要“低頭”，處處是詩，但臧棣的語言唯美得令人感動：

低頭時，我只看見這菊花，  
金色嚮導，小小的手臂曲張著，像  
軟體動物的觸鬚。

……

其實他的語言很普通，來自對生活細節的細微觀察。我聯想到他的09年第一詩〈愛情小說叢書〉，裏面有這樣一句曾讓我眼睛一亮，“柚子從南方運來。皮厚得像軍大衣。”北國冬天，可能有個南方女孩穿著厚厚的大衣，大衣裏是柚子一般的水靈；“他”一層層剝開的也可能確實是個柚子，也可能是一首晶亮的小詩。柚子和菊花一樣都日常所見，但讓人心動的不是甜美芳香之類的常見詞語，而是既日常又具體、既細緻入微又很陽剛的描述，如“皮厚得像軍大衣”，“小小的手臂曲張著”。

在這首有關金色秘密的詩裏我想探究一下有關詩藝的金色秘密。臧棣的金色秘密在於善用語言的多義性或多重指向，有如音樂上的和絃效果，菊花、性愛、詩本位、及大寫的生命如同七和絃的四個音，同時共振，與之共振的還有詩的愉悅、經驗的愉悅、閱讀引起的愉悅

# 做為一棵樹生長

◎非馬

## ——序《蔡培國百首抒情詩選》

、和聯想的愉悅。最初關於“什麼觸動他寫出這首詩”以及“他想要在詩中表現什麼”的問題此刻已經不重要了，觸動可以來自一朵花、一首詩、一次愛、或一次對生命的思考，而要表現什麼更是在於不同人在不同時候不同境況下的不同解讀。回到點穴位一說，臧棣無疑是一位氣功師高手，一揮手不止點到一個穴位，而是同時點到多個穴位，引起各個器官同步反應，但我更想說他是一位高超的鋼琴師，知道怎樣讓一首詩從內部產生和絃共振的效果，從而引起內外共鳴。

正如和絃可以豐富音樂的表現力，臧棣詩中的和絃色彩也豐富了詩的內涵，短短 12 行所表現的內容之廣不是一兩次閱讀能體會透的，所揭示的宇宙秘密也不是一兩次閱讀能領悟全的，從天人合一到陰陽學說，宇宙中的一切對應都可以濃縮到一朵小小的菊花上，而振顫的菊花瓣與心細如斷弦一般的看花人之間的共鳴更是從視覺和聽覺上都極其巧妙而形象地展示了一種神秘的呼應。

和絃的本質就是表現宇宙的和諧與對應。〈金色秘密叢書〉這首詩在語調上也有著極強的親和力，如一組和諧之音，與內容對應。形式上，三行體是一種最穩定、和諧的結構，句子之間以及段落之間也銜接得極有親和力，“於是”，“一抬頭”，“稍一比較”，“沒錯”，彷彿一組分解和絃，自然而不落俗套地層層遞進，這種形式與內容的對稱進一步強化了主題，詩人與菊花、自然界、宇宙、自我都構成和聲，從肉體到心靈都同宇宙產生共鳴。這樣老練沉著地在一首短詩中展現如此宏大、古往今來無數音樂家都竭盡畢生之力所表現的主題，體現了對詩的最高信念。

2009.2.6-8

兩三年前我曾為蔡培國的一本微型詩抄寫過讀後感。記得當時曾勸他不要削足適履，把一切題材與詩思都限制在微型詩的固定形式（三行或百字）內，而要讓想像飛揚，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

我不知我的話對這本《蔡培國百首抒情詩選》是否產生過一點催生作用。無論如何，我樂意見到他撒開天足，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大聲謳歌。

在這本抒情詩選裡，我發現有不少詩味十足且內容飽滿的作品。像下面這首〈題一匹吃草的馬〉：

草 一望無際的綠著  
山 在遠方起伏著  
  
風  
雲  
屏住了呼吸 凝神  
諦聽你咀嚼青草的聲音  
  
呵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日子  
能從戰場回到故鄉

詩人把一片廣闊的草原展現在我們的眼前，然後用一動不動的風與雲，把我們的眼光引向一匹低頭啃草的馬。一切都那麼靜，我們幾乎能聽到牠咀嚼的聲音。如果詩到此為止，我們也許不會覺得太希奇。但未節卻告訴我們，這匹馬才從硝煙瀰漫的戰場上脫險歸來，這樣，這平靜無奇的日子便顯得格外地值得珍惜了。當然，如果要吹毛求疵的話，“一望無際”在這裡也許不是太準確的形容詞，既然可看到山在遠方起伏著。

〈短歌〉也是一首值得一讀的抒情詩：

一朵花開了 一朵花  
又敗了  
一個孩子哭了 一個孩子  
又笑了  
一隻鳥兒飛走了 一隻鳥兒

又飛來了  
……

呵 細微而繁瑣的情節  
讓一個詩人  
看到了永恒的影子

能從一些平凡事物的變遷裡，看到永恒，是詩人的本領與特長。

〈這條巷子〉寫一個在“巷子”裡消磨了一生的人：

他已經習慣了這條幽深的巷子  
多少年過去了  
他一直像今天這樣走著

日出日落  
有時候他也幻想 能在  
一個星光的夜晚  
邂逅一個傳說中的奇緣

此刻 他頭髮白了  
秋風有些冷  
一個問題讓他哆嗦了一下  
這些年來 為什麼  
沒有想過走出這個巷子  
（外面的世界不是很精彩嗎）  
看海 爬山 抑或  
赴約那個流淚的女子

太陽落山了  
他忽然發現 這條巷子  
也和他一樣蒼老了

這個人不是沒有幻想，但他就像許多人一樣，習慣成自然地過了一天又一天，就是沒想到要走出這個巷子，進入外面精彩卻也可能是充滿危機的世界。等到有一天被秋風猛然吹醒，才發覺頭髮白了，太陽落山了，他也同這條巷子一樣老了。

大自然到處充滿了生機與活力，但只有聰慧的人才能從大自然裡吸取營養，茁長成為如下面這首〈無題〉裡的那個

快樂的人，或樹：

整整一個早晨  
我一直和一棵樹站在一起  
這時刻 我沒有  
與樹竊竊私語 沒有  
在樹上刻下詩句  
靜靜地 讓自己  
作為一棵樹的形式立在高原  
呼吸著陽光和春風  
鳥鳴的此起彼伏聲  
體驗樹的抽芽 開花 結果

這個早晨  
忽然發現自己  
做為一棵樹生長  
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

我希望，也相信，努力寫詩滔滔抒情的  
蔡培國就是這樣一個快樂有福的人。

2008年12月5日寫于芝加哥

## 關於 21 世紀

# 文學本體問題的討論

### ——後非非寫作詩學

◎ 陳亞平

孟原：你的三個對話文章我都看了，有人對你提出的“文學本體的回歸”持懷疑態度，你能否從創作實踐的總體上，具體歸納你的觀點？

陳亞平：文學本體問題是一個應當關注的大背景，21世紀的文學格局不能讓“本體”的問題，從新時代的寫作進程中淡出、分離。當下我們必須重新評價，我們中國自己語境中的“本體”話語。因為西方話語並不能解決中國自己的文學現實。80年代、90年代詩對本體的覺醒，只是呈現了一個方向性的態勢，但還是沒有找到自己的準確的本體話語，因此關於“文學性”的問題，一直是西方的界說在支撐。我堅認：中國自主的文學本體話語，這20年來，總體上是模糊的、邊緣化的。

我們關注中國話語的文學本體旨在獨立思考一種21世紀寫作的、與西方經典文學論述，包括傳統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無關的形式探索。而這種形式探索不能納入傳統馬克思主義文藝範疇的“體制內寫作”來討論。因為傳統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範疇的“體制內”，並沒有重視藝術形式應有的本體地位，正如恩格斯說的：“爲了內容方面而忽視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等等是由什麼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個觀念的歷史契機，曾使西方“形式本體”的探索，在20世紀大大發展到一個極致，從而影響了中國80年代、90年代的詩本體話語的建構與走向。爲此，我們今天再來談21世紀，中國自己的本體狀態，是想做一個建設性的工作。它包括：(一)21世紀是中國式的語言形式問題。(二)21世紀中國式的藝術思維方式。(三)21世紀中國式的文學價值框架。就是說，強調中國21世紀文學自身的規律與生成要素，肯定有助於對當代文學本質及本土的理論資源，做深入研究。同時，

還因爲文學的本體問題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其本體因素被強化的狀態，應該是21世紀中國文學新的界限。中國幾十年的當代詩史，我們可以直觀到：詩“工具論”向“反映論”漸變，再轉入“本體論”（這也是西方詩曾涉及的一些階段），這個歷史規律的總體呈現，決定了文學是上升的，內在自否的過程。21世紀許多文學人都迴避文學的本體問題，都不直接將它作爲一個新時代的終極目標來追求、來探索。好像21世紀的文學，大多數形式問題已經解決了，這是片面的認識。我們現在的“先鋒文學”創作，雖然面臨著許多資源，但都是西方語境中的“先鋒因素”，而我們自己本土語境中的先鋒原則、方法，卻一直沒有形成一個與時代同步的中心語話。原因很簡單：是現行文學體制維持了西方中心論的文學理論現狀。其批評、研究層面的重心，只能留滯在20世紀初期與中期的西方思想背景上（包括2000年以後的大學教科書的所謂文藝理論）。彷彿21世紀，中國自己語境的文學狀態還沒有獲得某種自主性與獨立性的本體構架，彷彿中國自己的本體形式，不能深化對文學本質的認識。這是21世紀中國文學的誤區。

孟原：你能否以“後非非寫作”這一中國性話語，來比較對西方文學本體話語的超越，尤其在語言形式問題與文體上？

陳亞平：後非非寫作一直有自己的中心，它在文學形式這個變革的自律歷史中，始終不會是邊緣，它更不可爲中國體制理論的停頓或錯位，而改變它的先鋒形態，尤其是對文學形式的關懷。文學所涉及的社會因素只能以藝術的形式去介入、去轉化。

有學者說21世紀文學停頓了。我看，他們指的是中國當下文學沒有自己的

##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mailto:nworldedit@hotmail.com)

本體話語。從 80 年代與 90 年代看，確實是沒有。雖然詩人搞了些實驗，但更多是對西方資源作了某些範疇的改良，而不是改革。比如中國當代“新詩潮”流派史就是典型的“改良史”。嚴格說，改良就是借用方法的某些要素而置換其內容。我現在具體分析：(一)“朦朧詩”淵源於西方象徵主義詩方法。(二)“整體主義詩”淵源於西方系統論的“整體性原則”與楊煉的“史詩意識”方法。(三)“他們”淵源於西方結構主義方法“文學已成了語言的某些性能的擴展和應用”(即所謂：“詩到語言為止”)。(四)“女性詩”淵源於美國自白派方法。(五)“莽漢主義”淵源於美國“垮掉的一代”詩方法。(六)90 年代的“下半身寫作”又淵源于“莽漢主義”詩風。(七)90 年代“知識份子寫作”淵源于布羅茨基的“差異研究”方法。上述這些詩流派的淵源與啓引的歷程，也表明了人類整個詩歷史演變的內在必然關係，甚至是一種總規律。這些“美學歷史”的方法，在西方語境裏可能是最好的創造，但在中國語境裏可能就是制約。這正是研究當代文學本體，所要達到的最終目的。

這裏，我想談後非非寫作對西方文學敘述模式和語言經驗，在觀念上與實踐上所作的一定超越，或者說是在自己的語境中重新產生的有關文學本體的論觀與方法。

### 一、後非非寫作語形式觀念對“英美新批評派”觀念的革新。

英美新批評派的溫薩特提出詩詞語媒介的“象形性”，他認為詩的“象形性”存在於詩的格律，對仗，詞序組合，語音，句法等各種修辭手段之中，並認為這些修辭手段可以強化各成分之間意義上的聯繫。比如他認為：強有力的比擬可使兩行詩句的整體意義，超過單行詩句各自意義的總和。同時他也認為：語義的倒轉與平行結構之間的區別，也是語言的象形性的運用。

“後非非寫作”陳亞平提出另一種漢語的“新形式”，即“語言視知覺形式”。他認為：漢語字形(形符)圖式的視覺關係，才是通向詩意義的本質特點。(一)中文字元的象形化，可以在感官

現實的視覺思維中，表徵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可釋”因素。(二)有些好看的字形本身，就代表了人們對某種事物感知的可能趨向。(三)漢字的理性概念與意義推導，並不是在真空中被認知的，它們必然使人聯想到它們出現時的種種視覺背景。(四)漢字字形結構的資訊功能是本體功能結構的重要部分。(五)漢字字形所表現出來的直感與印象，往往超過了字形本身所固定承載的“象徵性”，而進入了一種混合的意義群中。為此，陳亞平創立了“詩視知覺手法”，作為漢語言形式的一種命題。“新批評派”重視的是“意義結構”，後非非“視知覺手法”重視的是語象結構對意義結構的不確定與可逆性重構(這也可以從語象的角度理解“語言還原”)。我認為西方“語象”與漢語語象在“象形性”這一觀念上的分野，反映了兩種不同的認知思維模式：一種是東方的“感悟思維”，一種是西方的“理性方法思維”。所以，我確認：漢語語象那圖畫因素的這種結構是漢語詩的客觀特性，當然這只是詩的形式性質的諸觀念中的一種。

### 二、後非非寫作體結構意識對西方結構主義“閱讀性”的革新。

結構主義的巴特對詩的“整篇文本”(詩體結構)作了“信碼構成”的界定，他認為“釋義信碼”、“寓意信碼”、“象徵信碼”、“選擇信碼”、“文化信碼”是貫穿於文本中的“圖樣”。這五種“信碼”實際上是一種閱讀的結構觀念。他認為其目的在於：打破詩文學文本(詩體)靜態的結構和系統，而展開一種“各個部分信碼中的聲音”。他認為不是統一作品，而是使之分散。

“後非非寫作”周倫佑提出詩文體結構層面相互平衡的形式觀念，他認為：(一)詩中智性與感性的綜合平衡。可以讓詩作品中的“意義”具有對應的、相當的直感與體悟基礎。(二)語感與語象的平衡。可以用漢語的象形性語象來減弱語音、語節奏的某些象徵性“性質”。(三)整體與細節的平衡。可以用詩行整體的語義表述來對應單一詩句精微意象的呈現。(四)現實與超現實的平衡。這種平衡是詩在其中可以變得主客雙向

互滲與可逆的範圍。因而，周倫佑提出的“四平衡”觀念，對保持詩體結構的辨證性與開放性是一實質性的探索。

### 三、後非非寫作詩“詞態”的形式基礎對俄國形式主義“差異觀”的革新。

俄國形式主義代表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語言的“差異論”——即所謂的“陌生化”概念。他認為：凡是有語言形式的地方，都存在“陌生化”，但他主要強調，在詩形式手段上，“陌生化”更集中反映在“聲音結構產生新的感覺”的“語感”上，同時，他也提出詩韻律的文學性似乎出自“韻律的錯亂”。此外，雅各森也提出：“詩對普通語言的有組織的違反”主要涉及詩語言聲音結構的領域，比如“詩的手段把適用話語中往往受到忽略的因素加以突出”，即“採用一種新的韻律形式對普通語言的聲音有滯阻”。因而，雅各森更強調詩句法中那些決定詞語組合的“非普通語感”。

後非非寫作陳亞平提出漢語詩特有的詞語本質，並不完全是由語言領域轉到音樂領域的“語音”或韻律變化的“語感”，他認為的“詞態”主要是從漢語語象上去分析的視覺與知覺所派生的形象思維。“聲音的詩”和“詩是聽出來”(楊黎語)，顯然取消了人們認知事物本質的管道主要來源於事物的形象視知這一基礎。事物隱退於後景中的抽象性質，顯然是來源於最初事物的視覺結構，以及這種結構所推導的其他領域，而並非聲音。聲音因素只是輔助的、附加的可感性之一部分。從而，陳亞平認為的詞態決不僅僅是韻律與語音的單一性質，而主要包含了視覺上的可感材料，而語音只是一種附加的氛圍。陳亞平確認：語態的“好看”比“好聽”更能反映人們對語言的感知，所以他理解“詞態”應當是“視知化基礎上”的。比如周倫佑的詩作〈冥想一隻白鶴消失的過程〉，首先從語象的能動性上展開了視覺的圖式化構成關係，每個感覺單元所推定的方向都是“畫面”的，而不完全是語音的。那些能賦之以形的語象感覺，正是事物原初或演化過程的視覺經驗，這種視覺經驗，正與我們對每一具體事物概括出來的本質相關聯。這種關聯，並不僅僅是語言“節奏與韻律”所

能代替的。所以，作為“語態”的語象思維高於語音思維。沒有概念的語音，不是詩的單位。而只是詩詞態的“音素”。

#### 四、後非非“後設寫作”詩創作方法對“後結構主義”的革新。

後結構主義德里達提出詩文本的“結構分解”理論，他認為“寫作從來就不可能受作者本身的意圖的制約”。這裏，德里達認為寫作可以是對作者意圖的超越。

但後非非周倫佑的“後設寫作”理論闡述：(一)寫作意圖不僅是超越作者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寫作意圖是在寫作中逐步“發現”的。(二)“後設寫作”還體現於：對所發現和呈現之物的消解，從無到有，再從有到無——即解構中的結構和結構中的解構”。從而周倫佑的“後設寫作”強調了一種有與無，無與有的無限逆轉的全息構造過程。這樣，詩寫作可完全進入了另一種無須參照某種“結構化”的自足系統，它的價值在於：真正將寫作納入了動態的本然空間，從而驅使我們去無窮接近它的可能性。

周倫佑的“後設寫作”理論描述了一種中國語境的文學形式，這種“後設”的文學手段立足於某個外在“發生”的參照點上，即寫作成了各種新形式手段被發現，被呈現的一個過程。在寫作中“發現”一種形式的“寫作”，比在寫作中“沿用”一種既定形式的“寫作”，更能體現寫作的自由。“後設寫作”同時闡釋了寫作的辯證性：即“無”與“有”之間的相互轉化。“後設”概念與它的“變構”理論體系有一種內在聯繫，它提供了客觀界說文學根本性質的某種方法之一。

#### 五、後非非寫作“語義”原則對新批評派“語義”觀的革新。

新批評派恩普森提出詩語言的“多義”論，主要是體現在詩詞語之間設置“矛盾語”。

而後非非寫作仍然堅持詩語言要反對“兩值對立結構”進入構詞語體，周倫佑認為：(一)語義的不確定性，只能在“二元對立”的詞態之外，“還原”到每個詞素、語素在感知意識中呈現出來的無維度性。(二)還原後的詞態，將保

持純粹的本然呈現性與自為性。(三)這個“還原”本身是主觀形象思維的開放過程，即在本質直觀的審美知覺中，語義的豐富層次才顯現為意向性客體。此外，“語言學詩學”雅各森提出“語音序列與語義單位”是一種形式序列上“對等”關係的概念，旨在闡明“意義與韻律”之間的依賴關係。但後非非陳亞平認為：(一)對語言意義派生領域所作出不同或不確定反應的漢語語藝術客體，才是決定性因素。(二)每個人對漢語語象的反應與感應程度的差異，決定了“語義”聯想派生或附加的成份的差異。(三)一個詞的語象越接近“物形”，它的語義結構就越能延伸。如“南方在神的韻律中回復大地”(陳亞平詩)其中“回復”就是一種“形合連結”，比“回歸”更具有層次上的物形感應力，與語義引伸上的無限制性。而這，都是語象的差別所導向的意識的技術性延伸，它不可超出視覺關聯之中的“潛意識關聯性”。

#### 六、後非非寫作對奧爾森的語象現代主義“唯口語”寫作的革新。

奧爾森“口頭語言之再生”的觀念直接受到理查·沃森“反智性”後現代主義原則的影響。沃森提出：在寫作中顛覆隱喻，可以“自由自發地對待經驗的世界”。從而，奧爾森將口語詩，作為“唯一能擴展經驗的直接性”手段，在寫作中來反智性、反隱喻。奧爾森的口語詩直接影響並啓示了，中國當代詩寫作“口語詩”的代表于堅等詩人發展到極致的“拒絕隱喻”的“唯口語寫作”。

後非非寫作陳亞平認為，詩寫作中口語無節制化的“唯口語”語言特徵，雖然保持了“經驗直接性”的感性世界的一極，但卻缺失了：恢復事物、世界以及人類正當認識的智性世界的一極。而這個智性世界總是由適宜的“隱喻”關係來實現的。何況，“拒絕隱喻”的“唯口語寫作”，至少反映了詩人與外部世界現象學意義上的含涉，這本身就是一種隱喻關係。因而，以拒絕隱喻為基礎的“唯口語”寫作，並沒有本體論基礎，它的合法性只能是高度假定性的，並且包含著悖論。同時，淡化“隱喻性”，會直接減弱語言意義衍生的不確義

性，以至成為日常“實用性語言”，進而淪為社會性現實或道德性現實的工商文化語境，或信息傳媒社會語境。後非非寫作更提倡一種“智性”(隱喻關係)與“感性”(口語)的平衡方式來處理語言。因為，“回到真理的語言活力”(于堅語)，本身就是對“智性結構”的還原。

#### 七、後非非寫作對卡爾維諾“敘事性”原則的超越。

卡爾維諾認為逃避喻指深淵的方式，應該是“敘述場合的分散、複製和增殖”，以致於讓“主體失落”。把虛構與非虛構之間的界線弄模糊。比如：(一)讓讀者的地位從時間、空間週邊移到敘述中心(自述)。(二)讓不明確的事件過程，把作者引進敘述(他述)。卡爾維諾認為“敘事性”可對“意義的隨意性起到作用”。因此，卡爾維諾的“敘事原則”，從20世紀80年代作為中國當代“新詩潮”詩人于堅、王寅的“反抒情思考”，而成為其詩寫作特徵，以致於在90年代又延續到西川等詩人的寫作方式中，儘管西川說“敘事”是“指向敘事的不可能性”。

後非非寫作陳亞平認為：西方後現代主義“敘事性”寫作所強調的隱形的“他者話語”，偽事件場景和時序中的人物細節“複製”，是以犧牲詩性為基礎的。具體表現在：(一)意象形式的客體本質被抽空。(二)那些“事件”的時空結構與細節，阻礙了主體意識的多涵義分類。(三)導致意象單元的零散化和意象結構的平面化。(四)實用性語言(資訊性)的加倍、排列等句子結構，消解了詩性語言“轉喻”的不確定句子結構。(五)喪失了詩語境對內部世界觀照的智性的根基。(六)事件情節的駁雜性與程式性組合，近乎對外部世界照相式樣再現。從而，陳亞平確認：“敘事性”作為一種呈現方式，是一種缺乏詩性表現手段的假託方式。

從以上論析表明：後非非寫作對中國80、90年代西方本體論話語的自覺超越，旨在找到一個本土的話語資源，來對21世紀中國文學內部話語的流向，作出主體性的呈現。我一篇文章中談到後非非敏銳介入文學本體論的構建歷程，主



要是指 21 世紀開端，這是一個本體論斷裂的徘徊時期，也是一個轉型的先機環境，二者都是不可逆的歷史態勢。所以，在文學話語內部完成這一轉變，是不可避免的。

孟原：蒼耳在《中國二十年先鋒詩片論》中談及了 20 年當代中國先鋒詩寫作方法上的“演進”和“開啓”，尤其是詩文本的“突破性”與“超前性”這一點，你有什麼具體看法？

陳亞平：蒼耳所說的 20 年中國當代先鋒詩的“原創性、開啓性、突破性”包括：(一)“從隱喻到轉喻”；(二)“從反諷到喜劇”；(三)“從獨語到雙聲”。這三個範疇，我認爲是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學已設定過的話語中心，準確說是一種西方式的先鋒標準。這與我剛才談到後非非寫作的話語超越，完全是兩回事，就說隱喻到轉喻吧。

蒼耳認爲語象藝術客體自身，可以減緩隱喻性意象結構，尤其是可以通過“語感”的“不及物”手段，達到一種轉喻。我認爲，蒼耳不過是用“聲音象徵主義”的語感，來凸顯“能指”韻律與符號性的表演功能，進而消解詩的智性意向結構（喻指）。這是西方結構主義的那一套方法（蒼耳說的“超前”只能對 80 年代以前的詩話語有效）。如果轉喻能在語感與語象上全部實現（感性），我們就用不著詩中的多語義（智性）了。從隱喻到轉喻，實質就是從闡釋到另一層面闡釋，而非全部解構。

孟原：後非非寫作超越西方文體的意識看來是很清晰的。我在創作〈懷抱白銀的抒情者〉長詩中，實驗了一種“以思辨性話語結合描述話語”的“及物形式”，通過語言的物質性直接傳載詩的現實觀念和意義。當然我保持了語象、語感與語義三者之間的依存關係，尤其保持了陳亞平提出的“語象視知關係的圖式化語義功能”。

陳亞平：後非非寫作超越西方文體意識的界限，主要是語言形式的幾個因素被有意識地強化。如：語感、語象與語義之間獨自的意義的層面，按獨自的功能而進行了客觀的整合或平衡，語感、語象與語義每一獨立層面，都會相互交融成一個綜合的共核，其效果是共生的

。你詩中的“思辨性”話語無素被引入，其實就是在“語義”的指向中，強化了意向的“知性力”或“智性”因素，即“言與思”的關係。不過，這種思辨文體的語言，必須要具備漢語母語的感性語式，才能拓展一種“可能性”的形式空間。（懷抱白銀的抒情者）算是一個探索作品吧。

孟原：我至少不同意蒼耳說的“戲仿、反諷、喜劇……的另類聲音”是“先鋒指向”的“語語構成方式上的變化”。因爲這種“變化”，在 21 世紀的寫作進程中，已經不是我們漢語母語自己要尋找的文體了。

陳亞平：這就是後非非寫作在語言本體意義上，拓展漢語形式價值的起點。思考中國當代詩學關於語言形式本土化的可能性語境，是後非非寫作挑戰 21 世紀中國當代文學的新理念。蒼耳說：“他者話語作爲一個構成單元與詞語、意象對位使用（知識份子寫作詩人慣用的引語語式），造成不對稱交錯、鼓突、分裂，從結構細部滲沙般地改造僅以詞語或意象作爲最小構件的板結模式”。他認爲“對話語”是詩語式結構中的“大構件”，可以啓動、拉動詞語或意象的“小構件”。我認爲，對於具有獨異語象功能的漢語語式，“對話語”的語式，只適合於英語的辭格語式（所以它才作爲西方後現代主義詩學的一種界說）。如費德曼的“文本部分的互換性”——就是蒼耳說的“他者話語與詞語意象對位”。

又如巴塞爾姆的“無意展開的贅語”對“早期文本的參照”——就是蒼耳說的“改造僅以詞語或意象作爲最小構件”。再如納博波夫的“現實與戲謔的對話，比喻與原意的排比”——就是蒼耳說的“使詩呈現出內在的複雜性……直接在橫組合上造成對比。”從以上辨析，我們可以看到，蒼耳的“先鋒話語”都是西方後現代主義“無選擇原則”的幾種文本結構。如矛盾、排列、間斷、列舉、加倍等特徵。這些先鋒話語仍然停滯在 80 年代中期中國當代先鋒詩所受啓的思維模式中——寫作策略與表達方法，而 90 年代基本上是在保守狀態中前續 80 年代，缺乏具有中國本土化

的前瞻特徵與不可重複性。蒼耳說的“反諷到喜劇”，在 80 年代先鋒詩創作中，已達到了頂峰。而他說的 90 年代之後的先鋒指向，更多都停留在一種公共經驗的思維狀態中，並不是原創性、開啓性、突破性。

孟原：80 年代中後期，曾經在先鋒詩界，提出過“文學本體論”，它對 90 年代後期有什麼實質性的關聯？

陳亞平：90 年代後期，詩界曾對 80 年代的“文學本體”有過重新反思，並基本上採取了異議與回避的態度。我確認，“文學本體”的問題，實質上被歷史的因素，繞開了。當下詩人所理解的“本體”，是 80 年代奠定的起點。這是無疑的。所以，後非非詩人周倫佑談到了“變構意識”與“語言革命”在 21 世紀寫作進程中的作用。

孟原：周倫佑提倡的“語言革命”是否包含了 21 世紀寫作的整個新歷史時期？

陳亞平：肯定是包含 21 世紀寫作的新歷史階段。就拿漢語“構成上的新維面”來說吧，漢語詞義的增生、句義的變化、詞形象組合的語形象以及句形象，都是與西方語式有很大差異的，所以，“引語、深度敘事、斷裂、反喻指”這些洋技術的濫用，究竟有什麼革新的意義，只有歷史才能證明。極端說，80 年代與 90 年代就是解構中的反喻指時代，而 21 世紀應該是“解構中的結構和結構中的解構”（周倫佑語）無極構造過程的時代。比如周倫佑的〈象形虎〉長詩，並沒有西方後現代主義“敘事片斷、戲仿、複調、反喻指、偽連續性”等藝術手法，完全是本土化的體驗、表現話語。這也是一種可能。所以，“先鋒”從藝術上講，就是提供獨立的可能性與不可重複性。

孟原：有人說 80、90 年代中國當代詩談的文學本體的焦點，就是“隱喻淡化”。這是西方後現代主義走了很久的老路，它對中國本土的話語有什麼積極意義？

陳亞平：80、90 年代的文學本體論背景，是集中在“拒絕隱喻”、“惟口語”與“敘事性”三大語式層面上的標誌性與支撐性背景，它使當代先鋒詩的

# 美國後自白派詩人 保羅·齊默

◎劉耀中

思考與選擇，交叉在西方語境下的歷史關節點上。從本質上說，80、90年代的先鋒文學本體論觀，並未以建設性的態度，觸及文學的本土化。而是以改良性代替革命性。就是說，作為西方後現代派的前景性的東西，在時間邏輯上，又成了中國“先鋒”詩文學模式的背景。我具體以蒼耳關於“轉喻是先鋒指向”的觀點為例來說明。蒼耳提倡“轉喻”方式可以在敘事的“橫組合”上實現。他所謂的“橫組合”，就是在詩句的上下文語境中，通過時事性時間順序與因果邏輯的鋪敘，來淡化一種“形象代替”的闡釋性喻指方向，同時，敘述話語在可能的範圍內，儘量忠實地模仿相互間實際的時空關係——即“新聞報導”的連接語式。我認為，“轉喻的橫組合”，就是增加敘述（敘事）話語的平行關係或零散化，進而打破行文的連續性的喻指定向。但通過“敘事”來將“橫組合”引向極端，會打破話語的某種控制，同時也並沒有避免最低層面上的闡釋——最終的喻指（即使是轉喻也是一種選擇的喻指或暗引）。

另一方面，平行或平面化的敘事結構，在當代中國所謂的先鋒詩手法中，實質上是以一種事態、時事的細節上升為詩體的結構主體，從而導致了一種“情節性”的表象記錄過程。這種小說模式的敘事原則，是典型的西方後現代手法，並不是中國當代詩本土的自主的“先鋒指向”。我認為，敘事的物性過程，強調太多，必然會損害詩中的精神積澱。因此，“敘事”轉喻的極端化，實際是存在的本質被解構了。

2005年12月16日

1934年保羅·齊默(Paul Zimmer)出生於俄亥俄州的坎頓市(Canton)，1954-55年間在軍隊服務，退伍後於1959年獲得津貼進入該州的肯特州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進大學前他曾因學業成績不佳而退學到一個鋼鐵工廠工作了十天，但由於工人罷工，隨即便參加了軍隊。他常碰壁，灰心喪氣以為自己是個失敗者。他在軍隊裡開始對文學，尤其是詩特別感興趣，可是進大學之後結了婚並育有一對子女，到1968年才獲得學士學位。之後他的生活經歷豐富：當過倉庫員、鞋子推銷員、證券交易、電氣工、教師，並曾任加大洛杉磯分校(UCLA)書店的經理，有機會在工餘時廣泛閱讀，他也曾當過技術撰稿人、通訊員及出版社編輯、主任等。

1970年齊默的母校肯特州大校園地區發生了美國國防軍隊屠殺反越戰學生事件，激發了他的反戰和極端主義，也改變了他的人生觀。可是他是個心理內向者，而他的廣泛閱讀深深受到洛杉磯分校附近的榮格研究院(The Jung Institute)的影響。隨著寫作的進步，齊默在詩裡創造了富有自己特色的人物，他自認不是一個有趣的人，但他詩中人物的塑造卻頗為成功。在詩集《和旺達在一起：城市詩篇》(With Wanda: Town and Country Poems, 1980)塑造了一個可愛的女人形象，旺達是一個女人的典型，他認為這是一切女人為原型的(Archetypal)。這也是歌德在他的詩劇《浮士德》內的最後一詩〈神秘的合唱〉唱的“永恆的女性”(Das Ewig-Weibliche)，即如榮格心理學內所說的阿尼瑪(Anima)形象，那是最直接、最深刻、最完美地顯示人類靈魂親合宇宙的融入點。(請參閱張索時先生的〈新解浮士德的最後一詩〉——新大陸詩刊2008年10月第108期：“永恆的女性啊，引導我們攀升。”)齊默該詩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鄉村篇，第二部份是城市篇，其中的一段

題為“旺達美麗”：

人美麗等於想讓  
十幾堆火在黑夜燒旺，  
等於想知道所有在林子裡  
向外閃光的眼睛害怕你，  
等於想知道細樹枝的  
每次劈啪聲，每次腳步聲響是一個  
威脅。  
那種慾望從遠處最強烈。  
人美麗等於想停留在  
每個季節的運行上，等於你取物時  
仔細觀察；但通常是  
像知道如何選擇乾木柴  
如何生一堆火，為你抗寒。

(張子清譯)

最後的一段，自白派談主觀和自傳，自白派則懷疑我的聲音是否真誠。

齊默是個變化多端的詩人，人達不到的慾望，他看到衰老、頹廢、酗酒以至死亡。但他不是一個簡單的自戀者(Narcissist)。他曾說過，懂得我的自我陶醉，就是我的力量來源。這倒不是保羅·齊默，他本人不是個魔幻詩人，他所強調的重點是 Transformation，榮格心理學說的轉化的線索、至誠與感應及自性與整合。

而齊默在他的詩集內別開生面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也包含了他的自傳成份：漫畫式人物，常受到羞辱，沒有了驕傲，滿懷失意，滿是自厭情結，焦躁憤怒，難以擺脫傳統捨棄的或有害的部份。齊默不要自白派詩人赤裸裸的“自我”(Ego)，他要的是穿上外衣的自我。他善用人格面具，以其他的聲音來表達。這也是前一輩自白派詩人如洛厄爾、塞克斯頓和普拉斯所善用的，但除此之外，他也用各種口吻寫不同的詩。他是一位寫詩的奇才，沒有值得誇耀的學歷，一個實用主義者，他的成就全憑自己豐富的人生經歷、幽默及勤奮的閱讀和學習。到了80年代，齊默的七部詩集出版，終於獲得詩人學會的承認！

■張莖

## 秀陶失蹤

電話不通  
 手機的語音信箱  
 留了話也沒有消息  
 四處打探你的去向  
 下落始終不明  
 閣下寄居的老人公寓  
 救護車頻頻進出  
 怕你一夜宿醉  
 誤被抬走  
 經查全係去了太平間  
 而你幸未列入名單  
 僅僅“一杯熱茶的工夫”  
 整個洛杉磯遍尋不著  
 你的落腳處  
 難道你已隨一縷“髮香”  
 在“白色的衝刺”<sup>\*</sup>中又迷失了？  
 此刻除了在你的詩集裏  
 繼續查訪  
 還準備在詩刊的扉頁  
 刊登一則尋人啟事：

那個一面喝酒，一面聽巴哈；  
 左手譯里爾克，右手寫散文詩的詩人  
 如今你在何方？

2009/3/20 – Tracy, CA

<sup>\*</sup> 均為秀陶作品

詩源於民謠或許是無可否認的事，但經詩人之手形諸文字之後，突顯的便是詩是意境，而不是歌；著重的是由閱讀而產生的視覺領悟而不是口耳相傳的聽覺傳達。這一點編者深信真正寫詩的朋友都很清楚！編者亦明白他們寫的是詩，之所以仍然籠統地“詩歌”“詩歌”的改不過來，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惰性使然，人云亦云；另一是現代漢語多是複詞，不管別不別扭，詩若與散文或小說並提時，就非說詩歌不行。前者自然不可取，後者就更加荒謬，這點下期再談。

本期“大陸民間詩刊大展”介紹的是“極光”、“七年原點”及“行吟詩人”三份詩刊的詩人作品，這個大展的組稿人是詩人曉波，感謝他的努力，我們將陸續分期刊登大陸各地不同的詩刊作品。又下期將推出由詩人冬夢及王濤代組的“馬來西亞詩人特輯”。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並發表意見。至於一些連接不上這個網站的大陸地區詩友，則請到：<http://home.pacbell.net/wtchan> 下載最新一期的新大陸詩刊。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和單位外，將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以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本期稿擠，許多作品將留待下期再發表。

## 詩訊

● 詩人洛夫伉儷應越南“尋聲”詩社之邀，於3月31日由本刊兩位名譽編委冬夢、方明陪同回到當年他軍旅生涯重要的一個地方——西貢。

● 以“未來就在塵世”為主題的第29屆世界詩人大會將於今年9月27日—10月4日在歐洲東部名城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舉行。會議召開之前將出版英文版《2009世界詩選》，而中國詩人北塔、王明韻和野賓等亦擬印製精美小冊子《2009中國詩選》，中英文對照，請有意參加大會的詩人將照片、簡介（50字左右）和新寫代表作一首（20行以內）發至北塔郵箱：[xuweifeng2004@gmail.com](mailto:xuweifeng2004@gmail.com)。有關世界詩人大會以及匈牙利大會的詳情可上世界詩人大會網址查看：<http://www.worldcongressofpoets.com>。

● 旅居法國的詩人楊允達自去年十月接掌世界詩人大會後開闢華文詩專欄，中英文對照，每三個月一期。這個專欄由中國大陸詩人、北塔、海岸，菲律賓詩人雲鶴和台灣詩人龔華等人主持，北塔並已被大會正式聘為中國事務顧問。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十九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